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溫馨醫甲子 人物專訪特輯








誠 · 愛 · 精 · 勤

目次













序言/致謝詞

-  序言-曹昌堯教授..... 2
-  致謝詞-圖資處..... 3

六十年文化體驗與感動

-  川流不止教育情：中山醫創校的故事-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專訪..... 4
-  機會列車傳遞者-王朝鐘教授專訪..... 11
-  寄生蟲學科的頂梁柱-李秀雄教授專訪..... 14
-  不變的守護-陳麗容小姐專訪..... 18
-  醫研所的不凋花-李靜宜小姐專訪..... 21

六十年重要轉折與溫馨點滴

-  早期中山醫學生生活紀錄片-林金坤醫師專訪..... 24
-  護理系創立甘苦談-郭碧照教授專訪..... 27
-  回首復健系來時路-林志峰副教授/陳立元講師專訪..... 29
-  研究實力的奠定與開展-謝易修教授專訪..... 32
-  全人牙醫教育舵手-周明勇教授專訪..... 34
-  中山醫改大的破風手-林中生教授專訪..... 38
-  編織百分百的記憶-馬義傑教授專訪..... 42
-  正德永續醫心傳承：中山醫大 9999-王進崑教授專訪..... 46
-  人生就是發明、發明、再發明！-白佳原教授專訪..... 49
-  體驗風沙、育樂風雨：運動場的奮發茁壯-吳慶瑞助理教授專訪..... 52
-  達人說檳榔-趙木榮教授專訪..... 55
-  再造精彩世界：國家生技大獎超級葉黃素複方-林培正教授專訪..... 58

序
言

／ 致謝詞



序言

醫學系 曹昌堯教授



經歷 60 年一甲子的大學，如今能排在台灣與世界的前端，期間一定有許多令人感動的勵志故事，也一定有許多令人敬佩的風雲人物。利用這一次 60 年一甲子的校慶重要節日，我們邀請曾經參與本校文學創作比賽得獎的同學，訪問了 18 位具有代表性的教職員工，透過他們的回憶，勾勒出中山醫學大學的重要歷史與動人故事。這 18 篇訪問稿中精彩而細緻的文字，的確值得我們細細的閱讀與回味。

(曾於 2010-2020 年擔任副校長，為 60 週年校慶專刊及人物專訪特輯總編輯)



致謝詞

今年欣逢中山醫大創校 60 週年，早在去年由曹昌堯副校長帶領圖書服務組負責製作校慶特刊，其中人物專訪單元，係以時間為主軸回顧學校 60 年來的重要轉折與溫馨點滴，招募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得獎同學加入團隊，借其優質的文學撰寫能力，呈現中山醫學大學文化的體會與感動。

2019 年 6 月邀請護理系胡蓮珍老師義務教授「採訪與寫作訓練課程」，緊接著卯足全力蒐集當年大事及受訪師長的相關資料，擬妥訪談主題與大綱、實際進行採訪，以及文稿和照片校對整理，終於在開學前排除萬難如期完成了 18 篇專訪。除了 6 位與我們一起並肩執行專訪任務的撰稿同學外，在此要特別感謝通識教育中心涂淑敏老師花費不少時間義務協助潤稿工作，將文章內容修改得更順暢，尤其是標題的修訂更加貼切與生動，為本特輯加分成為結構嚴謹的短篇故事集。

走過一甲子歲月，中山醫大由 1960 年創校，歷經牙專、醫專、醫學院而至醫學大學四個階段的成長蛻變，實非 18 篇專訪即可完整描述！除了周英香醫師的專訪原先便設定列於校慶專刊創辦人簡介之後，其餘的 17 篇專訪則獨立出版「溫馨醫甲子：人物專訪特輯」電子書，與「60 週年校慶專刊」一併呈現於校慶專網外，亦同時收錄於「中山醫學大學機構典藏系統」中完整保存提供閱讀。

當我們在全程參與專訪的過程中，看著、聽著這些侃侃而談的過往點滴，也感同身受故事主人翁的勤勉踏實與真摯情懷，而這不正是中山醫成員的人文特質嗎？透過文學獎得主的妙筆展現幽默的、趣味的、激勵的和動人的情節，刻畫出人與人之間單純和誠懇的美好，讀來輕鬆而自在。一篇篇小故事，或許有些你也曾經歷或聽聞過，有些則是未曾知曉的，但這一路行來的歷史軌跡，卻真真實實影響著中山醫的每一份子。

60 年流轉的時光充滿著愛與感恩，故事正在繼續著……

六十年文化

體會與感動



川流不止教育情：中山醫創校的故事

-榮譽董事長 周明智教授 專訪



2019年8月22日，在颱風來襲的前天，天氣晴朗。今年59歲的中山醫學大學一如既往，靜靜地佇立在建國北路與文心南路的交會口，聽著熙來攘往的車聲、人聲，守護著在此學習的學生、及就醫的患者，與喧囂的世界成了對比，中山醫安靜沉穩的包容著在這裡進行的所有生活與活動，這樣的中山醫，是每位中山醫人所熟悉的。而今天，我們訪問了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長子，現今為榮譽董事長的周明智教授，聆聽那些我們不熟悉的，關於創校以及改制時期的中山醫故事。

創校的故事

1960年，是中山醫創校元年，然而，從「理念」到「成為一所合格的學校」，卻遠不是短短幾句話的輕描淡寫。六十多年前開始的艱辛創辦歷程，以及往後逐步的發展、茁壯，即使時光漫漫，在周明智榮譽董事長的口中說來的這幾段歷史，卻依然深刻、清晰，有條有理地依循著脈絡往前推進。

有感於國內牙醫師人才奇缺，原本開設牙醫診所的周汝川博士與周張不博士夫妻發起了籌辦牙醫學校的想法，並尋求台中市各界人士的支持與聲援，假台中第二信用部合作社，召開創校發起人大會，通過設立計畫大綱。會中眾人公推周汝川博士為創辦人，負責創校一切事宜。然而，正當籌備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時，卻傳來教育部要求中山牙醫專科學校成立後，必須參加「大專聯招」的條件。在此之前，有些大專是可以不用透過大專聯招，用自己的標準自行招收學生。這樣的條件提出後，由於缺乏利多誘因，致使原本承諾要捐錢、捐土地的人士，紛紛打退堂鼓。

面對這樣的困境，周汝川博士身為創辦人卻並未因此受挫餒志，反而越挫越勇，說服同為牙醫師的胞弟周汝南先生，共同捐贈位於台中南區樹德巷一甲半的水田做為校地。他賣掉了投資木材公司的股份，用這五十四萬的紅利興建五間平階教室，成為

無校門與圍牆的首期校舍基礎。而這筆錢在當時足以買下二甲多的土地，以今日地價每坪二十餘萬元來估算，當年建校的代價是何其高！周張不博士則捐出五分多地的佃農補償金，收回農地，作為興建校舍用地。為了能將土地變更做為學校用地，周汝川博士在台中市政府與台灣省政府間，往來奔波了十幾趟，才順利完成變更。當年，在眾人冷嘲熱諷的噓聲中，周汝川博士將診所的經營交付夫人處理，全心全意地為創校而奔波，歷經六年努力終於在 1960 年底定。

1957 年，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中山牙醫專科學校籌設案」，1960 年，獲准設立四年制牙醫科；1962 年改名「中山醫專」；1977 年升格為「中山醫學院」；2000 年附設醫院從「地區性醫院」躍昇為「醫學中心」；2001 年獲教育部核准改制為「中山醫學大學」。目前學校規模包含四個學院 (7,500 百餘名學生)，以及經過衛生福利部評鑑通過為醫學中心等級的附設醫院。

六十年前，創辦一所牙醫學校的理念，像一粒種子被深深放進了土裡；而今日，中山醫學大學已是長成的大樹。之所以能夠如此的茂盛茁壯，是靠著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夫婦始終如一的堅定與毅力，並同全校師生秉持校訓「誠、愛、精、勤」的精神，點點滴滴累積各項資源，一步一腳印地完成各項建設；用這樣的態度以及努力，來澆灌中山醫學大學這顆大樹，讓學校從只有五間平房的教室，到如今完備的規模。

時光懷舊——正式辦學的那幾年

在訪問的時候，我們問了一個問題：當年有那麼大的困難，會不會覺得不該堅持下去？有沒有什麼事情，讓他覺得創辦這間學校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般人也許在看見一條艱辛又遙遠的路途時會就此放棄，更何況在沒有金錢奧援、也沒有土地的狀況下，更像是無路可走那樣的沒有希望！然而，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卻說，對於父母親為中山醫的付出與精神，感到非常的驕傲。如今的中山醫，全校教師約 671 位，學生 7500 有餘；畢業校友已達 30900 人左右，不僅遍佈各大醫療機構、私人診所、研究單位及政商各界，且能在各個領域中發揮所長，學以致用，對社會有所貢獻。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我相信我的父母親及我們三兄弟都深刻認為辦理這個學校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切的辛苦努力也都值得，中山醫值得我們持續再付出與努力。」

話鋒一轉，周榮譽董事長談起了創校最初那幾年，一些如今聽來十分有趣的事情：「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我們三兄弟是無酬的工友，寒暑假要到校園除草兩次，學期末要幫忙搬課堂桌椅。我的母親張不博士堅持親自除含羞草，原因是怕含羞草的刺傷到學生，這種視學生如己出的心情深植我心中。還有將從北部來學校教書的老師們也視

同家人，家裡就是這些北部老師的食堂，母親總是用愛心張羅他們的餐食，用照顧自己孩子的心情，不僅填飽他們的胃也填暖他們的心。記憶猶新每年農曆年節，由我們三兄弟騎腳踏車載年貨到學校犒賞留校的工友，與他們一起吃大年初一的午餐，同樣用對待家人的心情暖心暖胃。」

提到暑假來當工友的趣事，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每到暑假，他會來把課桌椅疊高並綁起來，以免附近的農民在無柴可燒時，把椅子劈開當成現成木柴。有時也兼當放牛童，因為要取牛的血來做組織培養的實驗，所以當時學校養了一頭牛，放假的時候，就來帶這隻牛去找草吃。這樣的情景，在如今的時代實在很難想像；而他提及這些往事時的語氣相當幽默，似乎並不覺得這些付出是辛苦的事。

此外，當年的大學聯招不像現在有發達的電腦與網路，每年他們要到台北的台大體育館，等著學生們的志願分發結果，當時，一個學生可能填了幾百個志願，然後照著志願表的順序一個一個地往後錄取。在中山醫剛開辦的時候，志願排名較為後面，要等到很晚才有學生分發進來。然後，秘書用三聯單填寫資料，最清楚的一聯學校收著，次清楚的寄給學生，最後一張則留給聯招的中心。每年這樣來到台北等著收學生，總是會等到第二天凌晨二、三點才結束，而回台中的車子五點半發車，所以也沒有到旅館住宿，而是直接坐在公園稍微休息等車。這一段往事，也許不是中山醫辦學最艱辛的事情，卻也能從這樣的事件中，窺見當年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辛苦，以及持守這份堅持是真的極為不易。

劇變，以及發展的轉捩點——停招與改制

在 1972 到 1974 年間，中山醫無預警接到教育部的停招通知，箇中原因在時光長河中湮沒。問及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父親周汝川博士以教育家自勉，靠著堅定與毅力，走過停招的那兩年，從不灰心與氣餒，這是我父母親



2010 年日本齒科大學外賓來訪

創校的精神，也是中山醫持續傳承的精神，而這精神也將繼續發揚下去。」

停招那兩年，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回到了母校日本齒科大學，赴日時僅攜帶三樣物品：日本齒科大學的畢業證書、日據時代所頒發的牙醫師證書以及 2000 美元，就像僅僅是到日本渡假一段時間般沒有過

多行李。

儘管突如其來的停招通知如晴天霹靂，然而，在日本的那兩年，並不是矢志喪氣的——母校日本齒科大學對這位畢業校友多方幫助，安排他有地方工作、生活，幫忙他填寫住在日本以及工作所需的相關資料文件。對母校日本齒科大學的感謝之情，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到前幾年回到日本齒科大學時，校方對他們的照顧與招待。後來，他們便將過去在日本的一處住宅、土地無償捐給日本齒科大學。

兩年之後，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回到台灣，沒多久中山醫就恢復招生了。1977年，也就是恢復招生的三年後，中山醫專獲准升格為「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也改名為「私立中山醫學院附設孫中山先生紀念醫院」，而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當選中山醫學院第一屆董事長。

關於「改制」這個重要的里程碑，早已習慣如今的中山醫學校氛圍的我們，一開始並不能從這短短兩字中明白它的意義，因此特別問到關於這件事的背景。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回憶道：「改制這件事的起因是因為從中山畢業的學生，有些人到美國或日本工作、發展，然而當時國際間已經沒有五年制的專科學校，所以五年制的醫學生在國外的學歷認證上就有了疑議。為了順應國際情勢，於是五年制的專科醫學生改成為六年制；在學校興建圖書館後，進一步獲准改制成醫學院。回想當初有四家專科學校同時申請改制為學院，中山歷經十五年的努力，在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的協助下，親自將公文送給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並說明醫學教育應該順應國際情勢，國際間已經沒有五年制專科學校。蔣經國先生評估後於當天下午約六點批示核准改制。」



舊圖書館大樓

自此之後，中山醫徹底走過低谷，勢如破竹的發展茁壯。

樹上繁花——在發展大事紀中點綴的小花絮

童話故事用幾筆帶出一個浪漫的結局，而現實生活中，我們聆聽更多的細節為故事的骨骼添上更接近真實的肌肉紋理。除了那些大方向的發展史之外，周明智榮譽董事長也講了很多關於中山醫的小花絮，像是建築物的水泥，從創校開始，就聽從周張不博士的堅持，指定使用台灣水泥蘇澳廠的水泥，因為它的水泥顆粒較細，密度較高

· 蓋起學校來就更為安全，這個理念是基於周張不女士視學生們的安全為首要之務。因著這份堅持，在九二一大地震時，中山醫的建築沒有受到太大的毀損，只是牆壁有些裂縫而已，他幽默地補上了一句，所以在拆除舊建築準備改建時也特別難拆！

提到建築，周明智榮譽董事長順帶解釋了蓋醫院和蓋學校之間的差別，一般看不出來，蓋醫院的成本大約是興建學校的五倍。那些隱藏的成本在哪裡呢？除了我們容易想到的設備以外，原來連牆壁的邊角也有特別的處理，醫院的牆壁邊角，為了減少院內感染，或者是手術室需要保持無菌，牆角不能是完全直角，要以樹脂趁熱做成略為圓弧，這樣就比較不會形成打掃的死角，讓病菌滋生其中。



附設醫院-內科大樓、核醫大樓、汝川大樓

關於醫院從中港路搬遷來此，周明智董事提到由於路途遙遠，於是當初的方式就是只搬兩樣——病人與病歷；至於設備和器械則全部買新的，以減少搬遷的時間，最後只用七十二小時就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這樣求迅速的目的是縮短病人在搬遷過程中無法使用醫療設備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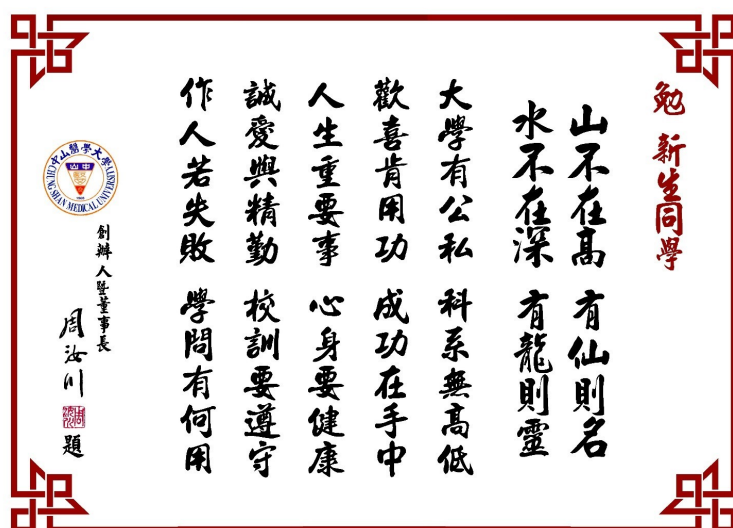
對於改制時期的細節補充，則是說到了其實五年制的學生所學也沒有比較少，當時暑假不像現在放長假，相當於暑假的時間也有課要上，所以總合起來的學分其實是和六年制一樣紮實。至於學制的不同對改制前後學生們的影響與解決辦法，周榮譽董事長說：「當時教育部同意辦理補修學分班，讓中山醫專學生完成學士學位。1977年以前畢業的牙科醫科學生，可以利用補修學分的方式來取得醫學院的畢業證書，對校友來說，是一件非常值得開心的事情，有機會進修，又能取得證書，對校友們而言是一項大利多。很高興學校的發展越來越進步，不管是師資、教學與服務皆有很好的評價；而空間的規劃也越來越符合實際發展需求。相信有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奉獻的精神，一定能使本校蓬勃發展乃至永續經營。」

而說到中山醫以前和現在學生的不同，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以前放學之後，沒有學生要留在學校裡面，大家可能會去靜宜或中興附近吃飯、約會；現在校內到了晚上還是很熱鬧，學生有社團或者研究室等活動。

聽著這些點滴，今昔對比之下，如今的中山醫像是一棵時時都有繁花盛開的大樹，生機盎然。

川流不止教育情

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教育理念，在時代與世代間川流不止地澆灌了中山醫的成長，他曾經題了一首詩勉勵新生同學：



有人說，教育是百年樹人之業，需要長久的時間才能看出成果。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教育理念並未因時光而耗損，而是交棒到了下一代手中，穩穩地被持守著、發揚著。

關於從父親手中接下來的這份中山醫理念，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寫下一段簡要自述，謹轉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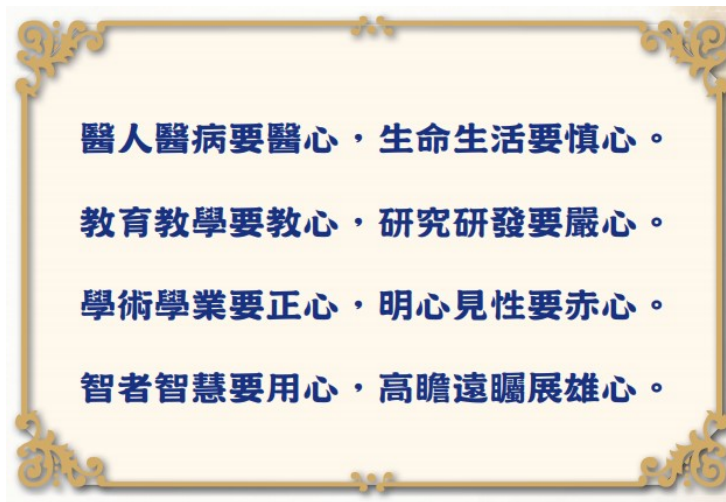
107 年我接任中山醫學大學榮譽董事長一職，甚感任重而道遠，我於西元 1944 年出生於台中市中區中正路老家，父母親皆為牙醫師，家父鑒於台灣光復後牙醫師人才奇缺，於這年創辦中山牙醫專科學校招生，初為牙科，以培養牙醫師為主旨，且慕名國父孫中山先生之救國救民精神，故名中山牙醫專科學校，簡稱『中山牙專』。父親筆路藍縷，從牙專兩年後，1962 年增設醫科，改稱中山醫學專科學校，簡稱『中山醫專』，其後再增設護理科與醫事技術科。1977 年為了提升學術水準與服務校友，經過長期奮鬥，獲准升格為『中山醫學院』。2001 年晉升為『中山醫學大學』。1969 年退役回母



校擔任外科住院醫師，任職住院醫師第三年，申請到日本東京醫科大學肺癌研究室當研究生長達 8 年之久，以兔子和狗為實驗動物，作出雷同人類肺癌的模式，論文發表在日本胸腔病患學會雜誌，收錄於「周明智博士論文集」第一輯，迄今我在編輯第十五輯。

1980 年學成回國，從基層做起，從事教學及臨床工作，當時台中市開胸手術剛剛起步，特別是肺癌的手術，台大謝建民教授常來指導，當年附設醫院座落於台中市中港路，1979 年我擔任總院長時，連體嬰忠仁、忠義的手術，讓中山知名度打開，中山醫院從三級教學醫院升為二級教學醫院，經濟狀況轉好，隨著社會脈動及市區的擴展，1997 年在現校區增建中山醫學中心，1999 年啟用開幕，到 2011 年 11 月汝川大樓落成，各科齊全的中山附設醫院於焉成立，汝川醫療大樓落成時每位醫護人員皆佩帶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名言『醫人、醫病、要醫心』。

語末，周明智榮譽董事長也題了一首贈給中山醫六十週年的詩：



即將迎來六十週年的中山醫，如今她的風貌顯不出曾經經歷過的風浪，她像是一棵年年開花結果的樹，每年都有新的種子在此生成。有的種子原地落下生根，有的種子遠颺他方，在新的地方長出了一棵中山醫人。

(醫學系 105 級 林嘉健 撰文)

機會列車傳遞者

— 王朝鐘教授 專訪



人生又長又短——說長，是因每日積累生活才織就一段完整的歲月；說短，是因一路走過，驀然回首，竟壓縮成短短數句感嘆。

漫長的人生路上，一定或多或少有人曾伸出手，為自己開一扇門；穿過那扇門後，是另一段不同的人生；一直走到自己也成為能為別人開門的人。在中山醫服務了四十餘年的王朝鐘教授，所經歷的就是這樣一段故事。

機會列車啟程在中山

訪談一開始，不免俗的，就是請問王朝鐘教授怎麼來到中山醫的呢？王教授本身並非中山醫畢業的學生，與中山醫的緣分起始於來此工作。談到這段往事，教授第一件說到的就是很感謝當年的蕭松瑞院長以及創辦人周汝川博士，願意任用沒有醫學背景的自己在中山醫一邊教學一邊進修，畢竟不是每一個老闆都願意錄取「還得要來工作場所學習工作技能」的員工，因此王教授特別感念當年的這份機會。也許在那個時候，沒有人預見這份機會往後所帶來的更多的種種機會，而單純是選擇了善良的「開門」之舉；但是，往後的四十年間，王教授從一個獲得「機會」的人，變成一個傳遞者，將「機會」繼續傳給更多人。

王教授畢業於化學系，因緣際會聽到蕭院長的課，從此對生化產生了興趣；來到中山醫後，王教授向科技部申請了在職進修，用公費在此一邊教書，一邊學習。那個年代，生化科其實還包含了普通化學、有機化學；醫學化學系成立之後，化學科就編入醫化系，生化科則獨立出來。

王教授在台大進修博士期間仍舊在中山服務，取得學位後開始申請成立生化所，讓中山成為私立大學中第一個成立生化所的學校。81年申請成立碩士班，84年成立博士班，85年再成立碩士在職班，是當時全台灣唯一同時設有碩、博士班及碩士在職班的學校。因此，當年生化所一年的招生數就有53人，相當於一個系的人數。這

時期還有一段令人津津樂道的小插曲：由於一年招收的學生數那麼多，評鑑委員曾質疑師資不足，建議減招。然而，適逢教育部推廣終身學習，且師資含醫技系老師並無不足，教育部不核准減招，招生人數依然維持一屆五十餘人，年年培育出許多優秀人才，包含了全國各大醫院檢驗科主任及醫檢師，均為生化所的畢業生，許多在職醫師也選擇生化所進修博士學位。

擔任生化研究所所長，王教授除了自己的研究計畫之外，也帶領、幫助許多研究生、醫師們完成研究；分享自己擁有的資源與設備，也幫助那些在研究計畫審查中失利的研究者。關於通過審查，教授分享了一個秘訣，就是「要做出成果」；如果沒有做出好成果，不管計畫寫得多好，往往還是不易通過。如果還沒有成果怎麼辦呢？他建議可以先加入已經做出好成果的研究團隊，有了好的結果之後，後續的計畫申請就會比較能深入及踏實。

感念當年得到的機會，王教授總結了這些年掌理生化所的經營態度：「身為主管，要願意提拔底下的人，不要阻礙、壓低一起工作的同事；遇到貴人，人的命運會完全不同。」中山醫就像一輛機會列車，蕭松瑞院長與周汝川創辦人替王教授開啟了列車的車門，而王教授申請成立的生化所，搭載更多人駛往更美好的前程。

回憶是時光裡唯一的回程票

說起在中山醫最深的印象，每個片段聽來都畫面感十足。話說建國北路還沒拓寬的年代，那時周邊是農田，建國北路大約只有一輛車的寬度，還沒有鋪設柏油路，王教授說上班時要擔心會不會有車子經過，讓自己一不小心被擠落田裡。進入學校後，在腳踏車排排站著的空地旁邊，是王教授下班後和同學們一起打排球的場地；有時候會爬上迴旋梯看夕陽，欣賞地主放養的鵝在天鵝湖裡悠然划水。這些昔日的生活影像，如今已大大改變——拓寬的建國北路天天車水馬龍、當年的排球場地如今建起高樓，學生們打排球的地點轉移到風雨操場、曾經的天鵝湖位置如今座落著正心樓。



重要地標-迴旋梯

而關於人的回憶，王教授印象最深是當年因為要送小孩上課，所以到學校上班的時間都很早，會看見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夫婦在校園裡巡視環境、關掉空教室裡亮了一

夜的燈。那種以身作則以及勤儉的形象，深深地留在王教授的記憶之中。此外，當年的學生如今大多都有很好的發展；然而，無論學生們從事什麼工作，在什麼位階，遇到王教授時依然會打招呼，師生間維繫著很好的感情，感覺十分欣慰。最後教授則是感謝每個一同參與研究的人——教授提供了過往計畫補助與產學合作中得到的許多設備、材料與金錢，而這些參與者付出了人力與努力，是這樣的互相幫助，完成了更多的實驗成果。

數十年的歲月走過，每一個場景、建築都不會回頭，只有回憶，能成為回程票，帶著我們重回當時的情境，以及稍稍吹拂一陣含帶感懷氣氛的風。

期許的心情永無終點

王教授投入教學與研究四十年，對中山醫未來前程的期許心情一直沒有終點。王教授說起時代變遷後，學生們學習態度的不同——最明顯的反差是以前的學生踴躍上課，遲到了還會自己攜帶童軍椅，坐在比較早來的同學們的前面，也就是講台下；現在的學生則是越早來的坐越後面，前面的座椅卻都空著。此外，現在的學生們都不太買課本了，和過去學生的學習態度落差十分大。對於這樣的狀況，王教授感嘆這是因為進入大學太簡單了，也因評鑑要求老師要給講義，考題則要求要出選擇題，教育制度出現了許多怪現象。

雖然明白這樣的現象並不只出現在中山，而是全國皆然，但他依然期許中山醫在這樣的潮流下，能在課堂上幫助學生培養好的學習態度與習慣，引導他們思考未來生涯規劃以做為學習的動力；學生的認真態度也能夠激起老師們更多的教學熱忱，而他們也會因此學到更多。王教授期許這樣的學習風氣能夠成為中山醫的好特色。

(牙醫系 104 級 郭品顯 採訪；醫學系 105 級 林嘉健 撰文)

寄生蟲學科的頂梁柱

— 李秀雄教授 專訪

與「寄生蟲」因緣際會的相遇.....



午休時間一到，同學們一手拿著便當，一手夾著教科書，急急忙忙地衝進教室準備卡一個最好的位置。上課鐘響，便可看到一個從容不迫的碩長身影步向講台，不疾不徐道：「各位同學，有沒有人可以舉例食品媒介之線蟲類寄生蟲？」

寄生蟲科的李秀雄教授，是中山醫專牙科的第五屆畢業生。畢業後卻一反常態，不若同學選擇自行開業，而是到台北一間頗負盛名的醫院應徵牙醫師。身為社會新鮮人的他，巧遇當時同為牙醫師的董事長夫人，一番寒暄過後，董事長夫人冷不防開口邀請原是到這裡應徵工作的李教授，前往中山醫擔任助教。

當下一頭霧水的他，追問之下得知，當時高雄醫學院的謝獻臣教授，剛從非洲回來，學校盛情邀請其到校擔任兼任教授。初來乍到的謝教授，一踏進學校便展現犀利的性格，劈頭就問：「這裡有沒有實驗室？沒有實驗室，寄生蟲學不能上！」因為謝教授實在來頭不小，當時的董事長為了留住如此頂尖的人才，馬上承諾設立實驗室，並替謝教授找個助教。

李教授便是這樣因緣際會進入中山醫服務。當時諸如微生物科、病理科的實驗室都已經成立，唯獨寄生蟲學科沒有專屬實驗室，因此在實驗室建置完成前，李教授是到解剖室上班的。「最初，我也不曉得追隨學習的這位教授名聲這麼響亮。總之我到解剖室上班的時候，他們就搬一把椅子給我在那邊坐著，我整個茫然，也不知道要幹嘛.....。」

早期牙醫學系並不需要修習寄生蟲學，可想而知，對剛畢業沒多久的李教授還是個需要時間探索的領域。「那個時候，寄生蟲學老師是由台中的開業醫師來兼課，學生並沒有實驗課程。所以當謝教授到中山醫來授課，便堅持一定要進行實驗課程。於

是，我週一到週五會跟著謝教授前往高醫隨班附讀，學習如何做實驗。這樣的訓練紮紮實實地持續了一整年，之後我就開始正式帶實驗課了。隨著在寄生蟲學科專業知識和技術的積累，慢慢地就發現，我好像可以在這個學科生存下去……」李教授笑道。

「不過，老實說在學術方面我的成就不是很高，因為太早踏入行政工作，進入中山醫第二年就接任課外指導組主任了。」此後李教授就一直兼任行政與教學的工作。直至 1989 年，才在謝獻臣教授及陳瑩霖教授推薦下前往日本進修；除了增強自己的專業素養，這趟研習更帶有另一層意義。「我當講師的時候，十四年半都在教務處做行政，眼看別人的職等一路升上去，而我還在當講師……」李教授嘆道。

原來，教育部的升等制度相當現實，倘若沒有論文成績，升等便格外困難，但出國一大障礙便是語言的隔閡，李教授謙遜的說：「我只能聽得懂大概，所以我的畢業論文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查，把日文字典翻爛了才生出來的。」

披荊斬棘，拾階前瞻

韶光隨著日月悄悄流逝，他自踏進教務處的門，前後砥礪了十四年，同時見證中山從醫專改制醫學院的成長歷程；之後轉任學務長、副校長，繼續為改制醫大努力。

「中山是民國 49 年創校，51 年改醫專，66 年改制醫學院。在改制醫學院以後，很多像我們這些專科畢業生就說要回來補修學分，而學校當時制度尚未完善，每學年每個科目的學分數都不盡相同。天哪，將近二十屆的畢業生，每一屆畢業學分數都不一樣！所以必須整理一個統一的學分表，讓大家能夠回來補修學分。」

考慮到這些學生都是在職生，李教授便火速北上向教育部爭取週六週日上課，可惜當時教育部無法接受。但反觀現下在職專班、學程班皆利用週六週日上課，足見李教授思維之先進，總是能跳脫固有框架，將學生權益擺在第一位。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早期醫院的醫師比較少重視教授的資格，後來繼蔡嘉哲校長後，林中生校長便積極推動讓臨床醫師一定要具備教授的資格，因當時醫院評鑑是一級主管都要有教授資格，民國 89 年我當副校長，林中生校長推動研究風氣最為強力。因此直到現在，附設醫院的醫師都戰戰兢兢，如果教職沒升等，甚至連主治醫師都升不上去。簡單來說，現在在中山醫沒有博士、教授的頭銜，很容易被淘汰。」

李教授從未放大自己的功勞，反而將一切成就全數歸功林中生校長的推動，以及校內無數同仁的齊心打拼，才讓中山醫日漸成長茁壯，也終於迎來自「私立中山醫學院」改制「中山醫學大學」的嶄新時代。

思想起～暗夜中的良善星光

回顧關於學生的舊往點滴，尚未落灰的記憶便如幻燈片般一幕幕在李教授的腦海中播放。李教授感慨的說，在他擔任學務長的第一天，便碰到令無數人痛徹心扉的921大地震。

依循往例，社團迎新會都在開學第一週的星期一舉辦，前一天晚上學生們會留在校園內進行彩排，921大地震就發生在禮拜一的凌晨一點多。當時彩排的上百名學生，二話不說立即大動員，他們一階一階爬著樓梯，迅速而又小心翼翼地將醫院裡所有高樓層的病人們都揹下來。在這個最漫長的黑夜之中，學生們揮灑無悔的汗水，持續積極的協助救災，讓社會及學校都看見了中山醫學生善良的本質，看見那內蘊心底，發散於外的強大而溫暖的人性光輝。

因此，李教授一直相當認同學生的社團活動，看到學生們半夜一兩點仍在籌備社團，便深深感受到學生對社團活動全力奉獻的年輕生命力。「因此我也經常會帶著學生社團到仁愛鄉、信義鄉等地區辦活動，為關懷偏鄉貢獻一己之力。」

感恩知遇，敬業相報

對於最感謝的人，一向幽默輕鬆的李教授斂起表情，以相當感性認真的口吻如此說道：「我在國內最感謝的有三個人。不過，在此先說抱歉，我這名單並非是校長、董事長，而是我寄生蟲學的兩位高醫的老師：謝獻臣教授以及陳瑩霖教授。兩位教授不但開拓我在專業領域的見識，讓我看見自己的能耐，更推薦我到日本去念書。他們完全不因我是中山醫的學生而持有偏見或忽略輕視。而且兩位恩師都不喝酒，所以我也不用做令人頭疼的應酬。另外一位就是蕭松瑞教授，多虧了他的細心的指導，我在行政方面才越發得心應手。」

李教授將無盡的感恩化為行動，無論在行政或教學皆盡心竭力，而豐富的專業學識與行政經驗歷練，加上風趣幽默的性格，讓他在大家心目中總居一席之地。

無畏風雨，古意中山人

令中山人感到自豪的是，幾乎所有的私立院校都曾經被教育部接管過，唯獨中山醫沒有。「中山能夠一直不被外力翻轉，實在非常不簡單。」

中山醫自如磐風雨中一路走來，其中醫學系更曾遭教育部勒令減招、停招，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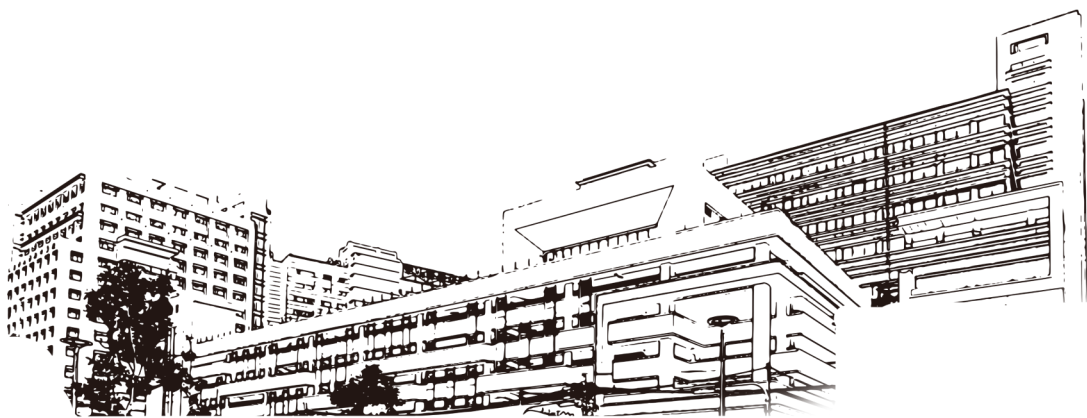
幾乎所有人都感到前景一片寂涼黯淡，岌岌可危。然而，正所謂梅花香自苦寒來，學校在各個歷程中碰到的阻撓、挑戰，都仰賴校內師生同仁們和衷共濟，勇於面對最終總能攻克重重障礙。「在中山醫的這幾年，經歷了很多、也看了很多；迎來不勝枚舉的困難，這個過程是複雜的。但面對它的態度是單純的，那股不願屈服的韌性，支持我們走到了現在。」

「我覺得，就人文這點來說，即使物換星移，中山醫的老師以及學生卻始終帶著『古意』的特質。」李教授想了想，笑著補充道：「而且中山醫的學生只拉過一次白布條喔！」

為何會以「古意」作為形容中山人的特質呢？李教授這樣回答，「中山醫不太會特別包裝、行銷自己，重點是學校根本不擅長這些。你看過我們在外面登廣告嗎？我之所以覺得要用『古意』這個接地氣的形容，是因為我們中山人總是有著強韌的本性，內向溫和的特質，雖不善張揚，卻總是腳踏實地的默默耕耘。」

僅僅介於一瞬間的吐息，便承載五十餘年的流光。白駒過隙之間，這位寄生蟲學科的頂梁柱，看到的是中山人無畏風雨，勤懇踏實的精神，更是那無懼於大環境變遷，仍執著向前走的中山醫大。

(醫社系 105 級 曾國亞 撰文)



不變的守護

— 陳麗容小姐 專訪

「很多事情的癥結，不外乎是家庭、經濟、病痛等障礙所造成的。要有同理心、愛心、耐心、熱心，要試著當一個傾聽者。」已在教務處服務超過四十個年頭，閱歷學生無數的陳麗容，是中山醫師生口中的「陳姐」，話語充滿著溫度。

教務生涯

從教務處課務組到註冊組(後更名為註冊課務組)，陳姐始終是學生遇到課務或註冊相關問題時最值得依靠的人。她曾經遇過一位醫學系的學生，每到註冊期間，都會向她申請延後註冊並分期繳費，陳姐不禁探問緣由。原來學生家裡經濟拮据，平時都要打工和兼家教來維持生活，但這位學生總是笑臉迎人，充滿陽光氣息，令她印象深刻，常會給他鼓勵和支持，陪伴他度過艱難的時刻，直到學生開始實習並有收入後，才不再申請延後註冊。



還有一位護理系的學生，是由阿嬤從小帶大，家境並不寬裕，為了分擔家計而四處打工。陳姐知道情況後也是主動表達關心，甚至打電話跟她的家人溝通，幫助學生完成學業。陳姐不僅是協助學生處理課務與註冊的稱職員工，更是陪伴他們走出困境的心靈導師。

早年情景

每學期學校開放選課的時候，學生一窩蜂搶課的景象總是一再上演。在以前沒有電腦選課的時代，學生是如何選課的呢？「我們會在學校佈告欄張貼全校的課表，並發給學生兩聯課表單，由學生自行填寫選修的課，然後一聯由學生自行留存，一聯交給教務處課務組。」陳姐還原早年情景。

談到早期的學生，她忍不住讚許一番，「當時大學的錄取率極低，能考進大學的學生都是菁英；這些學生多半家境富裕，會玩又會讀書，白天上課，晚上會去舞廳跳舞。」陳姐當時年紀與學生相仿，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會相約去爬山、露營等，留下很多美好回憶。

社會認可

1990 年代，因應社會需求，學校增加非常多的科系。「新生錄取報到率一直處於 90% 以上，以致於學習空間不夠，學校新建數棟大樓，建築物也展現新風貌，增添了校園的美感。」陳姐對學校變遷歷歷在目。「當時學校也大量擴充設備，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許多學生後來比較其他學校發現，中山醫的軟硬體設備俱全，不輸給其他學校。」



舊教務處位於學校入口第一棟建築

山醫大的好。看到一些原本沒意願入學的新生，紛紛改變想法，陳姐心中滿是喜悅與成就感。

「雖然我們中山醫大，在第三類組學群的學校中排名不是頂尖，但學生出去外面實習時都很爭氣；尤其是申請到很有名氣的醫院實習時，剛開始會受到外校學生的排擠與輕視，但我們學生好強且不服輸，願意花更多時間用功學習，往往令實習單位主管讚譽有加，這是我們的榮譽。」她有感而發。

自我精進

陳姐其實也是中山醫的校友。五十五歲那年，她為了配合校方的政策，選擇在本校餐飲系在職進修。「我在進修的過程中學會如何製作投影片、撰寫報告的原則、上台報告的技巧。」她細數這段經歷對自己的幫助，「在工作上，與年輕同事之間能有更多共識，且能突破我多年來的瓶頸。對於學生，也能更深入地去體會他們學習上的困境。」

陳姐對工作一直保有活力，不怕吃苦，加上具有好奇及勇於挑戰的個性，所以能不斷吸收新知識、學習新技能。「多與年輕人接觸，懂得因應今日社會之需求，就能從工作中找到意義，也能找到自己工作的價值。」這樣的信念一直支持她堅守崗位。

在工作中她遇到最有挑戰性的事務，莫過於爭取家長的認同。「每年新生入學前，學校會舉辦新生說明會，邀請新生及家長參觀校園及宿舍。」陳姐接著說，「這時，各個單位、系上及學長姐都要使出渾身解數去爭取新生與家長的認同。」陳姐這時都會為學校美言，向家長們說明中山醫雖然校園不大，但設備齊全，師資優良，許多學生畢業後踏入社會，都感念中

真情告白

服務中山醫大四十五年的歲月，陳姐對中山醫大有著複雜的情感，「它曾經陪我哭過，難過，悲傷，迷惘，走過低潮。但它也伴我度過人生三分之二的時光，讓我擁有顆熱忱的心，迎接源源不絕的美好體驗和溫暖。」她真情流露。

如何用一句話來描述中山醫大？「是孕育我成長與蛻變的地方。」陳姐語帶堅定。最後她祝福中山醫大：「愈來愈茁壯，更上一層樓！」

後記

在訪談的最末，陳姐特別整理出一份感謝名單，名單上的每一位都是曾經在教務處共事且幫助過她的貴人，陳姐滿懷感激地說：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今天的我！謹將這份名單列於下方，願陳姐的心意能傳達給這些師長與同仁。

感謝名單

生醫系 李宣佑 教授

生醫系 王祖興 教授

醫技系 邱慧玲 教授

生理科 黃嘉道 教授

寄生蟲科 李秀雄 教授

病理科 蔡崇弘 教授

招生組 黃翠煙 主任

微免科 張元衍 教授

(牙醫系 104 級 郭品顯 撰文)



當年的耶林大道

醫研所的不凋花

— 李靜宜小姐 專訪

燦爛的笑容，將每件大大小小的已辦及待辦事項整理、記得清清楚楚的專業負責態度，擔任醫研所秘書的李靜宜小姐，已在中山醫工作超過三十年。歲月沒有消磨她的工作熱忱，反而像是削去了寶石的原石外殼，在挑戰與壓力之前保持一顆赤誠的心，這就是她的寫真。

在中山醫的工作簡史

擔任醫研所秘書其實不是李靜宜小姐的第一份工作；不過，從第一份工作開始，她一直都是在中山醫工作，沒有離開過。民國 77 年畢業後，李靜宜秘書即進入中山附醫工作，先是任職於附醫總務室，隨後轉調附醫會計室工作約四年；民國 81 年轉調學校人事室；82 年再回附設醫院擔任周明仁董事長的秘書；84 年又回到學校人事室，兼職協助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的事物；86 年 12 月轉調醫學研究所工作迄今。見證了中山從醫學院轉型為醫學大學，也共同經歷中山醫的成長與茁壯。



30 年的工作歷程，李秘書把每個轉折點的時間有條有理地記得清清楚楚。她特別回憶道：「86 年我調任醫學研究所，最高紀錄一人擔任 7 個研究所、2 個博士班、2 個在職專班的工作，還有醫學系 TMAC 評鑑協助工作。」這個部份聽起來不禁讓人覺得秘書可能要像章魚一樣有八隻手來工作才行，否則該怎麼完成那麼多工作呢？不會在困難面前退縮、想離開嗎？但是李秘書說她從未想到要退縮，更不會想要離職；她朝向要活到老，工作到老而努力。

關於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李秘書回答說：「96 年接受的週期系所評鑑。由於是第一次面對單獨的評鑑，成績並不理想。透過評鑑委員的建議，參考其他系所學校的建議交流，再加上所上老師們的共同努力，終於在第二週期順利通過。工作的態度是 60 分及格了，再努力一點做到 70 分、80 分，還要再挑戰 90 分、

100分，由自己來決定工作的態度。」短短一席話，回答的不只是曾經面對的最大挑戰與解決方法，更可以從其中看見她對工作的熱忱和一顆不服輸、依舊青春有活力的心。

崗位，現在進行式

身為醫研所的秘書，提到工作上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每個博士生碩士生都能順利申請口試。最為開心的時候則是為這些博士生碩士生舉辦畢業典禮，親手為他們打理博碩士服，看著他們拍畢業照，親眼見證他們正冠授予學位證書。

至於最有成就感的是能跟著醫研所一起成長與進步，截至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止，醫研所已經培育341位博士生，784位碩士生，總計1125位畢業生，不僅遍佈各大醫療機構、研究單位及各醫療生醫等相關產業，且能在各個領域中發揮所長，學以致用，擔任主管或教職等職務。

在中山醫服務的過程中，李靜宜秘書深深感受到，不論是學校或是附醫，領導者總能綜觀時勢，與時俱進；總願意突破現狀力求向前躍進。深深感受到私立學校的資源雖然不如公立學校的豐富，但是以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卻是經營者一直以來堅持的目標。深深感受到經營者承受的壓力卻不退縮妥協，也要邁進的決心與毅力。決心與毅力是促使中山醫成長與茁壯最大的基礎，不妥協，決心向前走是中山醫的精神。

從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山醫，到如今還在中山醫服務的李靜宜秘書，她進入中山醫時，就將中山醫的事情放在第一順位；進入了醫研所，也將醫研所的事情永遠放在第一順位。她期許自己能跟著中山醫一起成長，也將這份心意化為實際行動，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力，確實、認真。

讓回憶，再一次輕觸心底——感性時刻

說起在中山醫最感謝的人，李秘書說：「民國77年，我是通過創辦人夫人周張不女士的三關考試才進入中山醫任職；第一關先面試，第二關口試，第三關筆試。夫人教導我『確實』與『認真』的重要，還有就是要『勤儉』，這是我第一份工作的根基，也奠定我日後工作的態度。」

「民國82年，我擔任為期二年周明仁董事長的秘書，充分的授權與信任是對我工作的肯定。這二年間我學習到除了確實與認真外，『協調溝通』更是工作順利進行不可或缺的功課。確實、認真、協調溝通，一直是我的工作態度。」

「民國 86 年迄今，我一直服務於醫學研究所，有幸擔任當時擔任所長的周明智榮譽董事長的秘書。記憶深刻的是他招生時總是自掏腰包買招生簡章，讓我寄給想要報考的人，他教會了我工作態度的另一項：『服務』。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常常自掏腰包幫助要休學的學生繳交學雜費，或是門診患者的掛號醫療費用。有一位當年受幫助的學生已經順利取得醫師資格，也完成碩士學位，目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

確實、認真、協調溝通、服務的工作態度伴隨著李秘書二十多年，她將秉持這樣的工作態度，朝著活到老工作到老的方向前進。

雖然這場訪問的時間並沒有很久，不過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雖然工作繁忙，有時也會突然冒出新的待辦事項，她也能有條不紊的掌握所有大大小小事項，一點兒也不慌張的處理、記下。三十年的工作經歷，從開朗的態度中可以得知，工作也許繁多甚至辛苦，但完全沒有必要為此心苦，正向積極而快樂的態度，才是面對各個挑戰的最佳方式。

李秘書的笑容裡蘊藏著滿滿的熱忱與活力，有著這樣一顆堅韌的心，她是常駐醫研所的一朵青春不凋之花。

(醫學系 105 級 林嘉健 撰文)



舊圖書館大樓木棉花開時節

六十年重要轉折

與
溫馨點滴



早期中山醫學生生活紀錄片

- 林金坤醫師 專訪



四季就和星星一樣，繞著一個中心依序更迭。中山醫學大學走過歲月，年復一年守護學生們成長茁壯，展開羽翼飛往下一段人生旅程。新生報到、舊生畢業；校地擴充、醫院搬遷；舊建築與設備因應需求改建成新大樓。對每一屆學生來說，中山醫的風貌年年不同，但可能有些什麼從過去到現在其實沒有改變。今天我們訪問了中山醫第二屆畢業生——林金坤醫師，讓故事帶我們重回當年。

樸實之地與樸實之人

身為第二屆中山人，林金坤醫師如今還留在母校中山醫服務。林醫師性格踏實，聽到我們的訪問主題是「早期學生對中山醫的印象與生活」，當即為我們說起了那時的故事。

林金坤醫師原本是台南人，一開始會來到中山醫念書是因為成績剛好如此。聽到這個答案，不禁覺得親切許多——即使到了網路與資訊發達的現在，有些高中畢業生其實也是懵懵懂懂地跟著志願序填著進了大學，有些人發現其實這個科系挺適合自己，也有人在跌撞中發現自己有更想去的方向。而林金坤醫師是幸運的一個，薄薄一紙志願序不僅帶著他入學，更帶他來到這個往後服務了一生的地方。

當時對學校的第一印象，醫師說感覺好像是在鄉村裡面。以前這一帶全部都是農田，學校看起來像是一個「洞洞樓」，有四間平房，一根升旗典禮用的旗竿，就這樣被農田包圍著。林金坤醫師回憶到，那時候的中山醫，由於學校才開辦第二年，因此沒有什麼活動或者學生社團。不過，排球打得非常好，也有校隊會出去比賽。那麼，沒有社團的學生們下課之後都做些什麼事呢？假日會不會出去郊遊、聯誼？

林醫師說：「會啊！」那時候的學生大部分以腳踏車為代步工具，一下課就騎著腳踏車各自活動，也很方便。相較於相約吃飯、郊遊，林醫師非常喜歡看電影，他騎著腳踏車，走遍全台中的電影院，幾乎每天都在看電影。

食宿方面，當時許多學生在大慶街租屋，林醫師則租在勤工新村，每天騎著腳踏車從三民路來上學。學校的福利社有「包飯」的服務，一個月大約 400 元。所謂的「包飯」，不是現代常見的自助餐，就是三菜一湯，早午晚三餐都有供應，適合學生吃飽。優點是月初預繳了包飯的費用，剩下的零用錢與生活費不管怎麼花，到月底還是會有飯吃，不會餓肚子。聽到這個很實際的生活經歷，不禁想到現在很多學生也會在月底時半開玩笑地喊著要吃土了，然後吃幾餐泡麵或者滷肉飯裹腹。



牙專時期的學校和洞洞樓



回憶中的天鵝湖

在大樓林立之前

當年的教室，不像現在是階梯教室，而是平房。教室裡的課桌椅也像高中或者國中那樣排列，每個人有自己的座位。上課時，除了講台上授課的老師之外，還會有一個從窗外點名的老師，只要看到哪個位子上沒人就知道誰沒來上課；這是分班上課的時候。當時一屆有兩班，如果合班上課的話，就不點名了，想認真上課的同學就會去搶前面的位置。那時候校地比現在還要小，在現今內科大樓後面，是一片被大家稱為「天鵝湖」的池塘；我們熟悉的張不大樓，是在十幾年後才出現。如今更有大幅擴增用來教學的教室正心樓、杏樓、實驗大樓；圖書館和許多社團的社辦在學人樓；此外還有研究大樓。看慣了在校園中各自座落的大樓，真難想像當年的學校模樣竟是如此

樸實簡陋。

說起課程，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當年上了大學還有歷史以及地理課，而且這些課程都是必修。沒有選修課，選修是到大概二十年之後才因應學生增多而出現的。實驗課也很少，不過依然有大體解剖課。林醫師回憶道，當時的老師是從台灣去日本留學回來的；也沒有很多教材，不像我們現在有講義、共筆、和錄音，所以每個人都要上課，自己做筆記。我們問了一個有些好笑的問題：「會有學生翹課嗎？」醫師說：「會啊！」因為大部分的課是不會點名的合班課，有時候就會有學生偷偷翹課。看來無論時代怎麼變遷，學生們還是有些共同的特質。

同儕情歷久彌新

關於和同儕、老師間的互動，林金坤醫師說起當年會在考試前兩週跟同學借筆記。即使事情經過那麼久，說起此事，林醫師看起來記憶猶新。而學生和老師的感情很好，還在畢業旅行時，全班包了三輛遊覽車，邀請老師一起環島旅行五天四夜。到了現在，同學會甚至辦得比以前更勤。

林醫師在畢業之後，自然而然地留在學校的附醫實習、執業。他說中山醫比較自由，在工作之外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步調。陪著中山醫走過那麼多年，林醫師覺得學校其實做得很好。雖然學校是獨資，因此資源不若別的學校多，但是學校依然很努力地發展，建築物依照需求逐漸蓋出，因此看起來很自然，就好像自然長成一樣，樸實但也很實際。對於即將迎來六十週年的中山醫，林醫師的期許是學校就這樣照著步調繼續往前，雖然聽起來沒有很華麗，不過，身為第二屆的中山醫人並且長留至今，這份期許的心是實際而又誠摯的。

那些屬於過去的場景，在今日的中山醫已不能尋見，但故事跨過歲月，織成幕幕微縮的紀錄片，傳達了記憶，也傳達了言語背後的每一分心懷感念。

（醫學系 105 級 林嘉健 撰文）

護理系創立甘苦談

— 郭碧照教授 專訪

過往光陰,尋味著思

這次訪問的是護理系郭碧照老師，特別的是老師還是中山醫大的校友，所以訪談之時，先提令我最好奇的問題 - 「以前的學校到底是什麼樣子呢？」老師微微一笑，分享著記憶中以往校園的人文環境，頓時覺得周圍氣氛變得復古，景色一點一滴變化，好像坐著時光機回到過往。



以前的校園是在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中，進入校門口後是兩排單層小房舍，純樸的校區周圍道路還未開發，通往校園的途中，就好似走在台東伯朗大道的感覺，由於校園的規模不大，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更親近，幾乎彼此都會互相認識。

談到護理學院成立的歷史，郭老師說護理系的前身是三年制護專，直到 1980 年才改為四年制的護理系。學系剛成立的前十年非常辛苦，最大的困難莫過於師資不足，因此每位老師都身兼多科教學；課程的安排緊密，所以內容比較不深入。除了師資不足，設備和教室缺乏也是個問題。此時，郭老師特別感念讚揚李選教授。

2001 年李教授為護理系爭取到很多設備和教室，也就是張不大樓辦公室和教室的翻修，同時考慮到隨著醫療進步，國人平均壽命逐漸增加，開始重視和提倡長照課程及老人醫學；護理系的長照教室也因此誕生，對護理系貢獻良多。

至此，我才知道護理系一開始上課的主要地點並非在正心樓，而是在張不大樓



張不大樓

。該棟大樓是在 1981 年落成，據說原先是創辦人夫人張不博士專為護理系而興建，在其他科系積極爭取下，將底層兩樓提供給其他系使用，三樓則是護理系的教師辦公室和教室，四樓是護理系女生宿舍。這樣貼心的安排是考慮到女生住宿時可以避免受到其他樓層學生的干擾，安全也比較有保障喔！

問起老師今昔學生有沒有差異，郭老師驕傲的笑說：「完全沒有，我覺得都很優秀」。從昔至今學生的認真與腳踏實地，郭老師都給予肯定呢！老師也提到，她發現很多學生家庭經濟有困難，但是仍積極向上為自己努力，覺得很感動；系上許多老師也為他們爭取更多資源。老師談到有個同學讓她印象深刻，這個同學因為家庭經濟關係，必須一天打兩份工，來負擔自己讀書及幫忙家裡經濟，但她未因此在學習上怠惰，還是非常勤學。這位學姐吃苦耐勞、在逆境中仍不放棄力爭上游的精神，令她非常感動，並感到心疼，因此特別為她留意獎學金的申請、工讀相關的資源，來減輕她的負擔。而知道這名學姊，最後獲得博士學位並在傷口護理領域擔任領頭羊，替她感到高興與驕傲。

精誠團結,攜手前行

郭老師談到，進入護理工作後雖然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但是對於醫療工作環境中，仍存在著地域性的父權主義的概念，感到悵然。她說這樣職業地位和性別上不平等的護理環境，對護理人員是一種不被認可的不尊重。但郭老師也鼓勵身為護理系學生的我要多增長自己的學術知識和技術能力，當一位護理人員能夠獨當一面時，別人相對會對你抱持更多的尊重。對於現今有更多男同學加入護理這個大家庭，老師覺得很欣慰、開心，她說：「我一直認為一種職業只有一種性別是不對的，看到有越來越多男孩子願意從事護理，代表護理又邁進一步，真的很開心！」

最後，郭老師對於學校有些話想說。她認為，學校現今真的進步很多，但是校友凝聚力卻不甚佳，這是她擔任護理系校友會第一屆理事長時深深感受到的。她談到舉辦校友回娘家這類的活動，參與的人常常侷限於某些機構任職的校友，而這些校友也不一定每年都會回來參與活動，在活動中較缺乏上下屆互動。對於校友的凝聚力欠佳，郭老師深感可惜；也呼籲校友們能更熱絡些，共同攜手見證中山醫下一個成長的里程碑。

（護理系 106 級 劉芷仔 撰文）

回首復健系來時路

— 林志峰教授/陳立元講師 專訪

回首過往 點點滴滴

中山醫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於 1985 年成立，至今已三十多年的歷史，1989 年分別設立職能治療組及語言聽力治療組；經過幾年之後，為了專業分工之故，將三個組先後獨立成系。



一路看著復建系由筭路藍縷到蓬勃發展的三個獨立學系，林志峰老師談到當年復建系成立時，台灣也才剛開始接觸復健的觀念；然而復健專業發展卻與一個國家進入開發的程度有密切的關係。起初物理治療師的培育只有台灣大學的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可是晚十五年成立的中山醫復健

醫學系物理治療組，卻對台灣的復健醫學具有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呢！它不僅僅是穩固了復健專業的基礎，也促成及帶動其他學校成立復健醫學相關科系。聽到此處，我不禁為學校感到光榮且心中更是暗自讚嘆。

回想當時中山醫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剛成立時，系上的老師大部分都是由大學畢業不久的新鮮人或是助教來擔任；且當時復健醫學概念尚未成熟，能夠參考的資料亦不多；所以在成立之初，幾乎是由老師與學生共同合作，在概念、設備、空間、資源缺乏的情況下，一點一滴慢慢摸索學習，逐漸勾勒復建醫學系物理治療組的藍圖，且扎下厚實的基礎；也因此培養了師生濃厚的感情。說到此處，可以發現林志峰老師及第一屆物理治療系學生陳立元老師的臉上，有著走過革命情感的笑容喔！

問起今昔學生的差異時，陳老師表示：「以初期幾屆的學生來說，早期資訊取得不易，而且沒有學長姐的幫助，再加上資源比其他系所少的情況下，會去尋求台大的資源援助，並且努力地去拓展自己的視野。而後隨著系學會的成立，復健醫學系變的比較獨立運作；必要時週六、週日還會聘請台大老師過來協助上課。那時的學生週末

都會留校認真上課，上課時因為沒有像現代 3C 資源的幫助，必須辛苦的手寫筆記，真的是苦幹勤學，與現代的學生差異很大。現代的學生因資訊普及、搜尋便利，大部分在課前就已經預習過，但是在課堂上的反應就不如以前學生熱絡，除了少數積極的學生。另外，因為資訊取得的差異，所以以前的學生對自己的科系並不甚清楚，通常會來念此系的學生，主要是懷著一股想學醫助人的熱忱；相較之下，現在的學生是真的了解並清楚自己的志願來選擇這個科系。」

林老師是在 1979 年進入台大就讀，當時的台灣對於復健的概念較不清楚，但是他感覺到自己對物理治療有興趣，並且想要推廣它，因此就踏上物理治療這條路途，他說也許這是他想研讀和從事與復健相關工作的契機吧！

而復健系當年由太原院區搬移到學校的汝川大樓的影響和改變，林老師說：復健醫院的淵源悠久，1971 年蔣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院長，當時台灣推行「小康計畫」，計畫設立殘障醫院及老人醫院；前往日本觀摩後，就在台中市邊緣地區（現為太原路），分別建立殘障及老人醫院。復健醫院的前身也就是殘障醫院，是仿日本復健醫院結構而設計，耗時 4-5 年興建，在 1979 年完成。建好後卻因醫院裡雖然有硬體設備，但是軟體及人員配置上並未建構完善而無法好好經營，於是中山醫就在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及現任董事長周明仁博士的爭取下，以 BOT 模式接手經營，並於 1989 年改名為「台中市立復健醫院」，是當時全台灣唯一的復健專科醫院。爾後更升格醫學中心層級，配合全民健保，提供給腦中風或脊髓損傷患者良善的復健環境，是殘障人士們的福音。而復建醫院同時也是學生們良好的實習場所，復健醫學臨床及學術上有很重大意義。



台中市立復健醫院



復健醫院 20 週年院慶園遊會

只是醫院因為使用太久日漸老舊及距離遙遠的問題，在管理和交通方面並非便利，所以最後決定遷移到大慶院區的汝川醫療大樓，利用該大樓中視野最漂亮的五個樓層成立復健醫學中心，擁有更新穎的設備及良好的管理，由此可見中山醫對復健科的重視。

精益求精 茁壯邁進

林老師表示，對於學校創立六十週年的感想是：他很榮幸伴隨物理治療系在中山醫成長，由於中山醫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的成立，帶動國內其他學校創立復健醫學相關科系。能看到物理治療系在中山醫裡成長茁壯即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未來將會繼續努力把物理治療發揮得更好、更進步。而當天一起受訪的陳老師更認為，中山醫的成長已近高峰，在新大樓的設立後，相信會更加進步，期望中山醫能越來越茁壯！

最後，陳老師說道：「**醫學為生命增添歲月，復健為歲月增添生命**」，這是復健系學生一直視為圭臬的名言，復健醫學是治療醫學後的預防醫學，屬於第三醫學，是醫學上重要的進程，有鑑於創辦人和現任董事們獨到的眼光和重視復健的心，才能為中山醫復健打下重大根基。

(護理系 106 級 劉芷仔 撰文)



汝川醫療大樓

研究實力的奠定與開展

— 謝易修教授 專訪



研究文思，貢獻良多

生化微生物免疫研究所謝易修老師，是首批利用新落成的醫學研究大樓的成員，在研究和教學上都貢獻良多。實驗是我平常鮮少接觸的領域，所以心中浮現很多問題；一個半小時的訪談，讓我對於實驗會面臨的問題、該如何設定研究主題、以及謝老師

相關的研究，都有了初步的了解，獲益良多。

謝老師的主要研究包括三個方向：「中草藥萃取物及其有效成分抑制癌瘤細胞位移/侵入活性之研究」、「疾病發展與細胞外基質蛋白分解酵素及其抑制劑表現的相關性之研究及蛋白質分離純化」、「選植及基因表達之研究」。問起老師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以這三大方向作為研究，老師不疾不徐地侃侃而談。他說最早期的研究是「蛋白質分離純化、選植及基因表達之研究」，有別於當時學校裡的老師，大多是研究食物致癌性或是食物中的毒素。後來考慮到研究食物的癌性可能會影響相關產業的獲利，才慢慢轉型為研究預防醫學相關的保健食品，「中草藥萃取物及其有效成分抑制癌瘤細胞位移/侵入活性之研究」這個研究方向就是由此而來的。

關於中草藥的研究，選用中草藥的緣故及實驗當中癌細胞的選用有無條件？老師笑著回答，中草藥毒性低，對人體的傷害小，而且作為抗癌的輔助醫療效果不錯，不像西藥副作用大，且具有減緩疼痛之效，因此他覺得很適合做為研究主題，研究出哪些中草藥對應哪些疾病有輔助醫療的效果，適用於哪些癌細胞其實沒有特定的條件。只不過這些研究僅限於動物實驗，尚未有人體實驗，因在國內人體實驗的限制嚴格且需要大筆資金支援。我們好奇的詢問老師，會不會想為這個研究申請專利？或者列入產學研究，甚至是與藥商一起研發和製造出中草藥物？老師只是搖頭微笑說：「未曾想過這個問題！」大家不禁為此感到可惜。

談起 2002~2010 年的「基質細胞衍生因子(SDF-1)及其受體(CXCR4)在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及口腔癌的表現及其機制探討」研究計劃，老師是擔任共同主持人，其



醫學研究大樓

他還包括口腔醫學院和醫研所的老師們。選擇研究口腔癌的原由是因我們學校在口腔牙科醫學方面，不管醫學技術或是研究上都有一定的實力，取得檢體資源有地利之便。透過研究釐清導致癌化的因素、機轉、對策，來造福更多人，自然是碩果累累。

對於醫學研究大樓的成立，老師覺得對研究實驗助益良多。受益最大者莫過於大樓裡的動物中心設計，與原本的動物中心比較，此處空氣更為對流，整個空間沒有惱人氣味的問題，實驗人員在操作上更是舒適許多。另外大樓中共同儀器室的設立，對於研究上更有實質的幫助。

良善溝通，事半功倍

至於參與研究的學生，老師最注重他們哪方面的表現？老師的回答有些出乎我意料。原本我認為可能是積極或認真這方面的答案，但老師回答的是：溝通聆聽及合作。老師說，積極好學固然重要，但唯有善於溝通和聆聽，才能把想法好好地傳遞，並且好好的吸收別人的建議或想法。另外，實驗並非是孤軍奮鬥，遇到難題必須尋求幫助或合作，不管對象是老師、同學或學長姐們。老師也強調很多實驗都是不同團體或人物互相合作來達到雙贏的成果；而合作的前提有賴於良善的溝通和聆聽。老師也無奈提到，現今大多數同學最缺乏的特質就是溝通聆聽，有些同學因為太固執己見，無法好好聽取老師建議，遇到問題也不願尋求他人協助或合作，因此實驗常常是失敗收尾，實在可惜！

適逢中山六十週年校慶，老師覺得學校真的進步許多，不論是大樓的建設、設備的引進、師資人力資源等，整個研究環境大為改善；學生的活動空間也增加，風雨球場就在近幾年落成，提供學生們運動、上體育課的好地方。期望學校在各項校務上皆可持續蒸蒸日上。

(護理系 106 級 劉芷仔 撰文)

全人牙醫教育舵手

— 周明勇教授 專訪

寧靜的盛夏午後，佇立在口腔醫學研究中心大樓 - 這棟我每天穿梭其中的學習場域前，卻有著與平常截然不同的心情！口腔醫學院名譽院長周明勇教授是本校口腔醫學教育的重要舵手，學生們私下習慣稱呼他「周董事」；對於我和大多數在學的牙醫系學生來說，是個久仰其名不見其人的大人物呢！此次有機會參與專訪，與周教授近距離對談，令我感到既興奮又期待。隨著電梯門開啟，我們緩緩走向行政辦公室，一眼便瞥見已在等候採訪的主角。周教授十分親切地引領我們進入會議室，並熱情招呼我們喝茶，稍稍緩和了我的緊張感，也對這次的專訪任務更有信心。



哈佛取經、配備尖端 - 口腔醫學大樓的建築規劃及設備特色

本校以牙科創校，1960年招收第一屆學生，名為「中山牙醫專科學校」，簡稱「中山牙專」。牙醫系學生實習及臨床醫療的牙科門診原設於中港院區，隨著附設醫院計畫搬遷至建國北路校本部並陸續興建醫療大樓，時任牙醫系主任的周明勇教授認為應該要有集臨床、教學與研究三種機能於一體的綜合大樓，於是向創辦人周汝川博士提議興建獨棟的口腔醫學研究中心並獲得全力支持。最初屬意地點在現今的大慶運動場，由於當時仍屬工業用地，以致向市政府申請建照遲遲未能過關，權衡之下終於選定現址，隔著文心南路與核醫大樓對望。

1999年落成啟用的口腔醫學研究中心大樓，樓高十二層，地下三層，將牙醫學的基礎與臨床教學、實習場所和醫療門診整合於同棟建築中，當年在全國是首創也是其後十分罕見的構思。或許有學生會好奇為何教室及演講廳設置在地下一樓？周教授說這是他在哈佛大學留學時對當地建築留下的深刻印象，美國波士頓地區有許多建築空間設計是延伸到地下樓層的，於是將之運用到口腔醫學研究中心大樓的建築格局規劃。只要加大採光溝的距離與配合中庭的自然光線引入，即便是在地下室上課也能感覺明亮清爽，當時甚至特別邀請建築師實際走訪波士頓，考察哈佛大學牙醫學院的建築。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大樓啟用後，學生的上課地點與教師的研究室由校本部陸續移入；牙科診間也依預先規劃進行配置，採用烤漆鋼板區隔不同診療科別，包括耐震與防火皆考量在內。對於實驗以及臨床設備更新上投注了極大的資源，為了就是希望能走在時代浪潮尖端，提供牙醫系學生與研究生最優質的學習環境，為台灣口腔醫學界培育臨床與學術之專業人才。2001年成立「口腔醫學院」將牙醫學系與研究所統整合併，以拓展學生潛能及培養完整個體為目標。訪談之餘，周教授還熱情地讓我體驗全台率先引進的 Moog Simodont Dental Trainer (類似 VR 的牙科模擬看診儀器)，在操作過程中，系統會自動計算治療的完成度，十分精準。這台儀器展示了中山牙醫數位化的未來發展，也讓我深深感受到學校對學生的用心，得以透過尖端訓練儀器累積充分的實務經驗，可說是相當幸福難得。



開放嚴謹兼融、學理臨床並重 - 美日留學經驗談

周明勇教授曾前往日本攻讀博士學位，並於美國哈佛牙醫學院繼續研究深造。請教他國外與國內的醫學教育學習環境有何不同？周教授語重心長地表示，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不夠強烈，而美國大學學生考試的範圍都相當廣泛，學生絕不敢鬆懈，與台灣大學生的心態大不相同。至於美日兩地的學術氛圍有何不同？周教授解釋道，日本的大學教授會預先安排好研究生的實驗進度，一般而言，學生只要按部就班完成即可順利拿到學位。相反地，美國自由開放學風的教授則讓學生自訂實驗主題及選擇實驗室，注重自動自發的學習。

此外，美國的醫學教育採取學士後制度，因此他們的牙醫系一、二年級就已經相當台灣牙醫系的四、五年級；而美國牙醫系學生在三、四年級便開始看診（相當台灣牙醫系的大六實習），兩年實習期間必須看診的病例數有嚴格規定，比如哪一類的窩洞填補要幾例，要做幾副全口假牙及活動假牙等等。因此常有學生笑稱自己繳了學費給學校，還得幫醫院看診賺錢呢！經驗過日本與美國對於引導學生學習和研究學問的

方法，開啟了周教授更為精進的學術研究之路，回國之後便積極努力推動學校整體的研究水準。

傾注資源、殫精竭慮 - 學術研究與臨床實務

周明勇教授本身熱衷於學術研究，又如何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呢？周教授認為教師們必須教學、研究與服務同時並進，因此他擔任學校總務長時，特別編列了 500 萬做為教師研究經費。因為並非每位教師都能拿到科技部的計畫補助，這筆經費可提供教師運用，做出研究成果爭取學術界肯定，提高往後申請計畫獲得通過的機會，同時對於提升教學品質和增進校譽也有貢獻。

以一個牙醫系學生的切身經驗，牙四以後由於課業逐漸加重，且每一門專業科目皆須搭配一門實驗課並繳交實驗成品，學生常常得利用晚上時間來做作品，根本無暇再去做基礎醫學的實驗。對於有興趣於基礎醫學研究的同學，是否可在大一到大三期間就先跟著老師從事專題研究呢？周教授認為這是值得鼓勵的。他提到，在美國有些高中生會利用週末的時間到大學跟著教授做研究；而在台灣，中研院有提供大學生暑期的實習計畫，其他單位也有類似研究機會，學生在學校也可依照老師的研究類別進入實驗室。周教授認為學術研究的訓練其實從大一就可以開始了。

儘管周教授目前在牙醫系內並沒有擔任行政職務，事實上他持續地在背後推動著牙醫系的革新，比如近期新增的數位牙醫情境模擬教室，就是由系主任陳俊呈教授所構想，加上周教授的全力支持與爭取才能成功建置。

出身醫師世家的周明勇教授繼承父母親衣鉢，以牙醫學醫療及教育為志業，自求學、擔任教職、研究、以及學校經營者，直到退而不休，對牙醫學系始終懷抱濃厚的情感；對父親「當醫生要先做好服務再談賺錢」的遺訓，奉行不渝。自 2010 年開始提供到宅牙醫醫療服務，讓行動不便、無法外出就醫的病人得以接受良好的牙科治療與口腔照護，超前的佈署早於 2012 年政府才將此項服務納入健保給付範圍內。

諄諄提點、更上層樓 - 展望 60 週年願景

在中山醫學大學即將邁入建校 60 週年之際，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學校或是牙醫系說？周教授希望中山醫大還能更上層樓，當然這有賴於師生的共同努力。周教授提到學校為培育牙醫專業人才付出了相當大的心血，比如為了讓學生能順利通過國考，每一種國考用書一口氣採購十本方便學生借閱複習；而對於系所教學和研究需要增添的設備皆採取高規格，不論量和質皆可媲美歐美先進國家牙醫學院的水準。他特別勉勵我們要認真充實專業知識和人文素養，同時在處事上要有自我檢討的能力。

經過此次訪談，身為牙醫系學生的我，將會更加珍惜學校給予的充分資源，以周明勇教授為榜樣，期許未來走出校門時，長懷牙醫學專業的知識技能與熱誠。

後記- Simodont 儀器操作體驗

專訪結束後，親切的周教授特別讓我操作體驗 Moog Simodont Dental Trainer，高速手機的活動範圍被設計限縮在一個口腔的大小中，高速手機的重量，握在手裡的感覺都和拿真的高速手機幾乎無異，左手邊還有一隻模擬口鏡，正前方有個旋轉盤可以調整視角。系統提供多種訓練模式，有基礎的直線型窩洞，還有圓型窩洞，都是平整面，再來有進階的模擬齒面的選項，較為起伏（前牙的舌側面，後牙的咬合面）。系統會將你要碎掉的齒質設為 100%，當我碎掉 90% 的齒質時，就得出動口鏡將死角找出來（通常是窩洞的近心壁），這是在人頭機上做不到的。當前端的 Bur 碰觸到螢幕中的齒質時，機器也會施加抵觸感，非常真實。

除此之外，這套系統還有多種 Bur 讓你選，甚至還可以換成 Probe，幫你計算探針與齒面的夾角。若要挑剔 Simodont 所模擬不出來的，只有高速手機的出水會沾濕口鏡，以及碎牙的粉屑黏附在窩洞壁的情況。

（牙醫系 104 級 郭品顯 撰文）



中山醫改大的破風手

— 林中生教授 專訪

備嘗艱辛，堅持不懈

林中生校長在校服務近 47 年，見證中山醫逐漸崛起的輝煌歷史，一路艱辛與本校的發展共同走來。

中山醫的成長路程其實頗為坎坷，創校從牙專開始，而後擴充為醫專、再改制為醫學院，共走過十七年。這期間，歷經畢業生學歷不明確（沒有學士學位），醫科畢業生遭受醫界的排斥，醫科曾遭教育部短暫停招的窘境，這些在在影響著中山學子的心情與士氣。



然而，外界的異樣眼光，反而促使大家更加團結，衷心盼望學校的成長，期盼有朝一日能以中山為榮。

林校長身為中山醫的一份子，於民國 87 年受董事會囑託，肩負起校長的重任，立誓全力以赴帶領學校成長與精進，以樹立嶄新形象。因此，接任校長職務後立即著手策劃學校升格大學。

言及升格大學，林校長相當感性的表示，「必須感謝當年一起打拚升格大學的所有同仁，尤其副校長李秀雄、三長及各系所主管；最重要的是老董事長及董事會的大力支持與協助，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與付出，升格大學的使命才能達成。」

在那段時間，準備升格大學所作的努力不勝枚舉。首先，提升教學研究的品質和能量，改善師生比、鼓勵教師升等策略，將講師佔教師比目標從 50% 降至 30% 以下。同時積極籌設新系所，鼓勵研究及進修，促進醫院臨床與學校基礎醫學合作研究，以提升教授、副教授的佔比。增聘優秀教學研究人材，第一年即新聘 14 位博士(包括 10 位留美、日的歸國學者)，並充實研究設備。

教學方面，建立教師評鑑制度，透過教師與學生座談的方式，了解所需，以促進

教學合一。硬體建設方面，則在董事會的大力支持策劃下，進行外操場的增設以及校園的美化，使師生擁有更加適切的學習及研究環境。

校地的部分，租借了政府所屬緊鄰學校的大片土地供作停車場，並租賃原「勝家」工廠用地，改建為教室與禮堂以解決教室不足的問題。

同時，學校也緊鑼密鼓地籌建教學大樓「正心樓」，另外先租賃後購買台中市政府在高工路所興建的國宅作為男生宿舍。在法定建築容積率緊縮實施以前，預先申請醫院「汝川大樓」的興建許可。

除此，還積極進行全校行政教學電腦科技化的整體設計，控制全校(包括附設醫院)財務的償還計劃與收支平衡，責成學務及教務兩處關心學生的學習及生活。

國際交流方面同步並進，主辦數場國際級醫學教育研討會，並加強與美國阿拉巴馬大學的密切合作與交流互訪，邀請該校醫學院院長 William Deal 蒞校訪問，建立雙方友好合作關係。

民國 90 年，本校創校 41 年，終獲升格為「中山醫學大學」。隔年附設醫院通過醫學中心評鑑，中山醫成為當年台灣第三家同時具有醫學大學及醫學中心資格的私立醫學大學。學生數由三千名增加至七千名，學系由七系增至十四系。



回顧推動改大的過程中，遇到許多阻礙，幾經折衝才一一解決。其中之一是解決講師佔比過高。「在我接任校長的六年前，學校曾公告『六年內未升等的講師將予解聘』的法令，剛好輪到我來執行該政策.....。」根據教育部規定講師佔比要低於 30%，才可新設研究所(當時本校講師比為 50%)，「學校勢必達成此一目標，才能讓中山

醫的研究能量提升。」林校長語帶堅定，並說明解決問題的方式。

當時的作法包括停止新聘講師、解聘未達標準之講師；並公布實施暫定條款，也就是說倘若已經在念研究所，已有論文發表或已獲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者，得暫緩解聘。

林校長頗有感觸的一嘆，解決教師佔比問題，最難面對的是那些相處多年的老同事，該如何衡量割捨？只能動之以情，讓他們了解、顧全學校未來的大局。

縱使在改大的歷程中苦心竭力，但林校長表示，改大之後的種種新氣象，帶領中山醫大走向一個嶄新紀元。在這之中，包括了研究論文的質與量明顯提升，國科會研究補助經費大大增加，講師佔比明顯下降。同時，也能感受到校內同儕向心力與士氣因此有所提升，附設醫院也迅速成長。

放眼世界，前進未來

至於，系所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卻獨缺藥學系的原因，林校長仔細解釋道，「中山醫專時代即曾申請增設藥學系，但沒通過教育部核准；直到升大學後研議再設立時，因為全國藥學教育太過飽和，而打消申請，但現在可以往生技醫療發展，籌設生技醫療研究所。台灣的醫療技術優良，有完整的精密器材供應鏈，生技製藥產業能量也蓄勢大發，未來在新藥研發、幹細胞療法、基因療法、高階診斷和醫療醫材的開發上，都渴望能夠占有一席之地。」

林校長後續提及，除了在學術研究方面有莫大的發展潛能，中山醫大地理位置位於高鐵、台鐵、捷運三鐵共構的樞紐區，是中山醫的一大亮點。加上學校軟硬體的持續發展，興建中的教師研究大樓、國際會議中心、立體停車場將陸續完成，摒除過去老舊的印象，形成整體宏偉的大學園區，成為中山醫學大學的新門面，未來將是中山醫第三階段爆發時機。

中山醫大正在穩定成長，面對當今少子女化的衝擊，有些大學申請改制為專科，而中山醫的學生人數卻在 2018 年仍名列醫學大學前茅。今年醫學系招生成績突破往年，挺進全國醫學院十名內。



即使如此，林校長堅定的認為，中山絕不可滿足於現況，主其事者要有更長遠的眼光籌劃中長程的發展，例如應未來 AI 的發展，不管醫院或學校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要預先作好應變的規劃與推動。



林中生教授自畫像

另外，學校與醫院配合醫療生物科技的發展，領先醫界的腳步，導引高階研究與論文發表是讓全世界看得到中山醫，提升中山醫知名度的最好方法。除此之外，學生的教育方式更要摒棄過去單向教學方式，創新誘導學生主動學習與思考的模式，才能養成一位真正的醫療科學從業者。

林中生校長過去身為改革大學的破風手，成就的並非自己，而是為整個學校突破風阻；如今即便已退休，仍心繫中山醫，為學校看見國際趨勢、醫界脈動並予以建議。雖然他已不再衝刺於最前線，但卻成為中山醫最強大的後盾。

(醫社系 105 級 曾國亞 撰文)

編織百分百的記憶

- 馬義傑教授 專訪

微風徐徐，煥發活力

熙來攘往的同學與行政人員，繁忙的腳步聲與飛竄的文件.....這是開學期間，重點戰場學務處的樣貌。在這之中擔起統籌大任的，便是馬義傑學務長。

自他上任以來，見證許多硬體及軟體設備的變遷成長。以微風廣場為例，雖然一開始並未參與廣場的建設歷程，但對於發展之歷史略知一二。

「微風廣場」這個名稱，是民國 89 年王進崑校長擔任學務長時，由於當時學生缺乏室外展台辦理活動，因此舉辦了名稱票選，經由學生投票而遴選出來的。最初的舞台，設置於大王椰子樹下，但在使用 5、6 年之後，展台使用的木材腐壞不堪使用而拆除，並於現今微風廣場處興建一個具備上蓋屋頂的舞台作為活動場地。方便學生舉辦各式活動，不僅是學生社團的常駐之地，也會舉辦豐富的常態性市集。如彰友週匯聚許多台灣在地小吃；學生會的驪歌市集，以二手物的交流讓資源有效的再利用；已舉辦四年的國際週，以外籍學生推薦的家鄉美食來分享異國文化；還有文創公益市集，總營收扣除成本後，盈餘全數捐給兒童基金會，以回饋社會。總而言之，除了資源再利用、美食、推廣多元文化，也以公益市集為社會盡一份責任，希望同學能夠透過這些活動擁有更多的學習體驗。



剛成立時的微風廣場



109 年健康促進活動@微風廣場

民國 107 年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發展校園多元文化特色，次年 5 月舉辦為期一週的「原民節」校際交流活動，有許多大專院校一同來參與並且舉辦了市集。市集包含原住民風味小吃、傳統飾品及特色工藝品，同時搭配微風廣場上之原住民歡樂的歌唱舞蹈表演以及正心樓的相關講座電影。原民節最後一天晚上，中區各友校的原資中心都一同出席觀賞原住民特色表演，除了交流經驗加深彼此的情誼外，也為本次洋溢原民熱情的活動畫下了完美的休止符。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揭牌

學習百分百，阿宅動起來

學校不僅僅致力多元文化的推廣，對於學生的課外的多領域學習也相當重視，因此訂定了「深化醫能力百分百」制度，讓同學探索自己能力未盡之處。經學校調查分析後，設計、調整該領域課程，豐富同學的大學生活，同時強化未來就業競爭力。會訂定「深化醫能力百分百」機制，其實與學校早年的風趣軼聞——「宅男宿舍」有著偌大干係。而之所以形成「宅男」的原因在於：中山醫並沒有設置進修部，雖然學校的周邊近幾年漸漸繁榮起來，如秀泰生活館、大慶夜市等，學生於夜晚能夠活動的地方變得比較多。但在早期入夜之後，學校周邊除了大慶街之外，實在是無處可逛；再加上學校夜間並無開課，所以學生下課後就回到宿舍。女宿是兩、三個人一間房，室友間交流相當方便；男宿則是一人一間雅房，只能漫遊在網際網路之中。學務長說：「最初會發現學生在下課後缺乏休閒育樂的活動，主要原因有兩點，其一是學生餐廳晚上的自助餐經常滯銷，因為大部分的學生下午就離開學校了，導致晚間的學餐乏人問津；另一點是校內許多社團面臨經營困難的問題……」由於同學們對於參與社團活動大多興致缺缺，而本校學生的課業壓力又相當繁重，所以在上完正課之後，如果沒有活動的安排也就各自回到宿舍去。

一次偶然的機會，馬學務長參加了全國大專校院學務長會議，從淡江大學柯志恩學務長那邊聽到該校有制定類似百分百的活動，便花了很多工夫請益；會議結束回校後，火速與學生會、各個社團以及曹昌堯副校長一同舉辦了座談會，討論百分百的辦法，讓中山醫成為全國第二個辦理百分百活動的學校。

在學生的立場，多了一個百分百能力的這個條件要達成，其實並不一定樂見。然而，各個社團領導人也發覺社團的經營越來越困頓，如果沒有百分百這個制度配合社團做媒合，學生會和社團最後可能都面臨倒閉。

另外，本校學生普遍對學生會並無太大熱情。馬學務長談到，他剛到任時的學生會會長，主要由醫學系、牙醫系輪流出來擔任，但後來醫牙卻鮮少指派學生出來，乃至於學生會需結合系學會會長選舉才能達到基本 15% 的當選門檻。

因此，在座談會的溝通之下，各個學生社團領導也都同意能力百分百的試行，試行之後出現一些很有趣的現象：例如原本跆拳道社社員大約只有十五人，也就是社團人數最低門檻。在百分百推行之後，社團壯大到開了兩個班，第二個班下課將近晚間十點，家長還打電話到學務處抗議學生太晚回宿舍，社團也開始篩選學生，學生有熱情想參與還不一定能夠入社。

由於只要參加社團，一學期百分百活動即可累計十五分，三年下來就有九十分，接著只要去參加幾場演講便可達成條件。學生積極參與之下，社團變得供不應求且門庭若市，百分百活動也就此逐漸走上軌道。

昂首前路，精益求精

這看似萬無一失的新制上路一段時間後，一些問題逐漸浮上檯面：學生參加社團的動機似乎變得有些偏頗，原本參與社團是為擴展人際與學習新事物，演變成單純卡位湊滿時數，在社課參與上也不甚認真。另外，社團數從早期的五十幾個暴增成立到九十個，學生們三五好友湊個社團，職位分一分就可以更方便的湊到百分百時數。

馬學務長很坦白的表示，如此偏頗目的流於形式，無助於軟實力的培養，後來便將百分百時數調整為六大能力各至少八小時平均分配，由學校以制度的方式來督促增加學生多元學習的空間。

目前學校積極希望能夠把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歷程轉為 E 履歷，並已經結合深耕計畫創辦這個平台，未來學生入學後，在校的所有學習活動，包含志工服務、專題研究、擔任幹部等等，都會載入學生本人的 E 履歷之中。對於學生來說，若自行填寫，可能意願很低，以學校的系統帶入資訊，則相當便捷。就學校而言，這些 E 履歷的資料都會存進校庫，屆時學生畢業後，便可用在校資料與出社會後的待遇、成就作分析調查，例如擔任幹部、經常做志工服務的學生是否能在職場上獲得更好的表現等。

學務長頗有感觸道，「將 E 履歷、校庫建置完成後，我們便開始省思，既然要充實學生的軟實力，便須以學生自認匱乏的能力，自主去學習，而非由校方硬性規範。

因此在 107 年以後，取消了綁定六大能力的條件，按學生本人的意願及喜好即可。於是學生選擇所好的彈性空間變大了；學校方面，也可以檢視學生在校期間於溝通、文史、科技應用、人文美學、體育領域的參與，與未來的社會表現交叉比對，這個結果對於往後學校的系所存在與否、系所更改及經費分配相當具有參考價值。有些系所經歷時代的變遷，未來在社會上的發展可能較不理想，但學校的理念之一，便是希望教育優秀人才為社會所用。因此百分百時數制定的雛型、過程到結果都必須互相結合，產出之後再做評估分析與檢討。」

但是，由學生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百分百領域，難免會出現「偏食」的情況。馬學務長點點頭，「倘若學校硬性規定學生必須參與的領域，學生最後只會依著條件試圖去硬湊時數。因此現在學生入學的時候，學校會做一個前測，測出學生可能有哪方面的能力比較不足，然後在之後的後測比對學生的該項能力是否得到加強的效果。在今年的題庫中，學校也詢問學生們是否有特別想參與加強的能力項目或課程，接著彙整所有大一新生的意見，並加開該領域的活動。這樣才是所謂的『軟實力培養』」。

雖然偏食的狀況的確存在，畢竟百分百並非制式課程。但在學校的角度來看，仍然相當重視學生擁有適性成長的空間。由於有些學生選擇的科系其實不見得是自己興趣所在，因此學校除了重視同學軟實力的培養之外，也積極創造讓同學探索自身潛能的環境。

由於「深化醫能力百分百」制度的設置，讓同學們在繁重的主科課業下，不僅有抒發壓力的管道，也能發現自己不為人知的優勢潛力，在大學忙碌生活中，編織許多關於百分百的回憶。

(醫社系 105 級 曾國亞 撰文)

正德永續醫心傳承：中山醫大 9999

— 王進崑教授 專訪



民國八十二年，王進崑老師進入中山醫學大學服務。彼時，正心樓尚未建成，校園內還沒有正式的教學大樓，學生人數卻和現今差不多，在教學空間不足的情況下，課程時常會排至晚上甚至假日……。為了學校日後長遠發展，新大樓的興建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匠心獨具的正心樓

走進中山醫學大學的正心樓，定會驚嘆其獨特——跳脫一般灰白色外牆的刻板，正心樓轉而選用大理石、花崗岩等顏色較為豐富的石材，讓大樓多了一股活潑亮麗的藝術氣息。當然，藝術怎可只有外貌，走進大廳，便可發現一架平台式鋼琴，王進崑老師笑言，正心樓啟用之初，學校曾有過駐校音樂演奏家，穿梭大廳時，便可耳聞悠揚的樂曲，令人心身靈放鬆愉悅。王老師告訴我們，當初建設正心樓，就規畫除了教學一途，也希望讓藝術存在於校園日常之中，因此才会有聘請駐校藝術家至大廳演奏的想法。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繼續下去，但王老師仍然期許，未來不只是演奏，也期待能有畫展、攝影展等等在正心大廳展出，讓校園每日必經之處，流淌著人文美學。

手扶梯！這是大學嗎？

正心樓另外一大特點便是橫亙於正門與後門之間的手扶梯。王進崑老師說，正心樓建造的初衷本就是為了服務學生和老師，讓中山醫有更充裕的教學空間，由於樓層數多，因此在大樓中設置多台電梯，方便抵達高樓層；再輔以手扶梯，讓低樓層、樓層與樓層間的移動能更快速便利。或許對於中山醫的學生而言，每天搭乘的手扶梯沒什麼特別的，但是許多外校人士來到學校，看到教學大樓有手扶梯，都不禁以為自己置身飯店、百貨公司呢！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王進崑老師表示，正心樓既是為教學而打造，要讓老師和學生們享有一個舒適實用的空間，建築過程當然不能馬虎。當時設有建築委員會，參考了國內外其他大學設施，決定採用固定式桌椅的設計，若有人需要通行，只需將椅子稍稍前傾便可，免除了挪動桌椅的聲響與麻煩；且椅子都鋪設軟墊，讓學生坐得更舒適。此外，每間教室都有電腦、麥克風和投影機等設備，讓老師們上課時不用辛苦的提著器材，並省去架設的麻煩。王老師認為，教育是百年樹人，提供一個好的環境能讓學生學習更加事半功倍。當然，使用者的態度非常重要，享用便利設備之餘，應時時銘記維護是人人有責。

「正心」的期許

校園內教學大樓啟用可說是非常重要的，王進崑老師說道，當時對於新大樓的名稱有非常多的想法，並不希望僅僅以「教學大樓」稱之。例如當時周汝川董事長想過以其父親之名紀念，也有人提議用周董事長之名；後來在周董事長和學校老師們的討論之下，決定取名為「正心」，寓意在社會變化如此迅速、人心浮動之時，學生進入中山醫學習，首先要讓心能正，心正了，品德才會好，也才能學習得好。啟用典禮的時間也有著永續的深遠寓意，當時正逢中山醫五十週年校慶，選於九十九年九月九日九點九分，便是希望不僅只是正心樓興建完成便告一段落，而是希望中山醫學大學能長長久久。



多元交流

談及本校學生，王進崑老師認為我們學校的學生並不缺乏自信，而是缺乏機會。王老師表示，學生自身應重視並且勤於加強外語能力，學校也應該努力創造機會讓學生能和世界接軌，希望能真正落實國際交流，例如更長期、更頻繁的交換學生計劃。

當然現在一直不斷在進步，已有姊妹校之間的學生來往，和一些國際上的合作計畫。然而中山醫要追求的是好還要更好，進步永遠沒有止境，將國際交流務實化、常態化，未來校園中能看到各種膚色的人，讓學生能在開闊多元的環境中交流、成長。

放眼未來

既是在進步的路途上，繼續興建或改建大樓勢在必行。王老師認為，現今較為可惜之處為校園內並沒有清楚的學院劃分，未來如有機會擴大校園腹地，期許能讓不同系所有自己的空間，並且不同學院之間都能互相連結。

迎接六十週年校慶

二十六年光陰，王進崑老師伴著中山醫一路走來，他表示，大家都是中山醫的一份子，期望中山醫能越來越好，不只是今年的六十週年校慶，未來一百週年、兩百週年，中山醫學大學都能持續揮灑獨屬於自己的亮麗篇章。



(生醫系 107 級 張毓庭 撰文)

人生就是發明、發明、再發明！

— 白佳原教授 專訪



所謂「發明」，是天才特斯拉交流電所迸發的火花、美國萊特兄弟的飛機劃過天際、更可以是中國蔡倫造紙的嶄新扉頁。打從世上第一件石器被敲打而出，人類就代代相傳了這項天賦。

想當然爾，既有偉大的跨世紀發明改變世界，當然亦有許許多多充滿

巧思的發明，無分大小或重要與否，只來自於發明人一顆熾熱的心——在我們中山醫，正有這麼一名全心投入夢想的發明家。

熱情的發明家

白佳原教授是我第一次採訪的對象。幸好他本人非常友善，像個鄰家長輩一樣，說著等會兒還要去接孩子云云，或多或少緩解了我初次訪談的緊張。於是我打開錄音軟體，試圖在千言萬語中描繪出白教授的專屬人生。

身為一位採訪者，事前我先行搜尋過白佳原教授的檔案，結果一查之下不得了，我五體投地看著電腦：中山醫大附設醫院院長特助、國家醫療精算學會理事長、中山醫人文暨社會學院長.....滿嘴一整排頭銜，光我一台筆電的螢幕實在裝不下。然而，最重要的還是「發明」！

白佳原教授表示，他踏入發明界的契機與中山醫緊密相扣。某天他查看研發處文件時，覺得有趣極了，便命中註定般地進入了這個領域。他平時總有許多點子在腦中盤桓，被介紹給專利師之後，立刻刷刷畫了三四十張圖稿，就算被退稿到只剩十一二個也不氣餒。我想正是這種熱情，為白佳原教授往後的發明奠定了一條堅毅之途。

果不其然，白佳原教授這樣的人，彷彿天生要成為發明家。如今他已經擁有許多專利，國內外的獲獎紀錄也相當輝煌。說起某年參展，他與他的團隊拼命在展場重現出開刀房場景；甚至拆了真正的開刀房一角，直接運往場地佈展；可惜文件方面有待加強，只拿到了一個銀牌。累積了足夠的經驗後，白佳原教授與其團隊，隨之在一項

國內競賽中勇奪三面金牌！談到當年三金牌大滿貫橫掃全場，白教授臉上依然會露出一抹發自內心驕傲的笑。

品質的堅持

除了發明，白佳原教授對於自己產品的品質同樣相當嚴苛，堅持每一樣零件都要自己檢驗購買。好比製造醫療器材時，為了各種狀況保險起見，連使用的螺絲釘都必須是無毒的。他信心滿滿保證，「把它放進嘴裡舔也沒有問題！」使得我與陪同的館員們不禁莞爾。



然而極高品質與原創發明所帶來的，是順理成章高於一般市場的價格，導致出售的狀況不如理想。例如：白教授的產品總選用最高級的直流無刷變頻馬達，壽命長達五萬小時，相較於一般市售之有刷馬達壽命僅有五千至八千小時；而其中奈米銀也採用最高銀含量的產品，在成本的投入上就差了至少五倍之多。如果有追求品質勝於價位的購買者，僅需到 I & J 便能夠買到白教授的產品。坦白說，若非自己窮到快要去吃大慶運動場的土，否則白佳原教授設計的隨身空氣清淨機，在空汙嚴重的台中市，我還真想買一台來用用。

白教授講述告一段落，我似乎稍稍可體會發明路上的艱辛和悲喜交加。讓夢想不再是夢想，果真不是件容易之事。

「不過，人總要有夢想嘛。」白佳原教授笑咪咪補上一句：「創意是無所不在的。」

我倏忽明白了，每個男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小男孩。對於白教授而言，興許是那位小男孩令他永不放棄吧。

採訪時間才僅僅過了二分之一，白佳原教授便展現出十足的熱情與幽默，使我如同面對的不是一位師長，開始隨心所欲發問。

「請問老師，您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件？」

「很多都很滿意！每個小孩都是獨一無二的。」

「那如果它們同時掉進海裡，你會先救哪幾個？」標準媽媽女友你要救誰的千古難題。

他哭笑不得：「為什麼我的產品會掉進海裡啊？.....應該是醫療空氣清淨機、電子口罩、還有電漿放電的迷你空氣清淨機吧！」

人因夢想而偉大

問起倘若有學生想踏入醫療發明業界，會有什麼話想送給對方時，他不假思索道：「除非是在職場上，要不然這條路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不要講賺錢，應該說燒錢，因為研發本來就是很燒錢的行業。」「但還是要有夢想，人因夢想而偉大。也不能說投資報酬啦，但有時候你會得到很多不是帳面上的投資報酬。也就是說，有很多榮耀來是自於各方面的。就像我剛剛講的那些，有許多產生的設計面、製造面、研發面.....你得到了就是你自己的，然後可以站在這裡，繼續往上。」

「那老師有沒有想過，假如不做發明的話.....」

「那我的人生好像變成黑白的。」我還來不及問完，白佳原教授便秒答：「我那個時候 2008 年，剛好升完教授，好像人生突然喪失目標，會很想自殺.....不是啦！就是有一個契機吧，然後想說做一點事情看看。」

做一點事情看看。

就做一點事情看看吧！或許會有種種收穫，又或許將遭受打擊，甚至一事無成，完全是浪費時間。但正如我謹記的一句話——「當你試圖去改變一件事，它可能變得更好或更糟；可是若你從不試著去改變，它永遠都會是那個樣子。」白佳原教授用經歷告訴我們，敞開心胸便無須畏懼改變。

所以，你準備好做點什麼了嗎？

(心理系 106 級 黃思瑜 撰文)

體驗風沙、育樂風雨：運動場的奮發茁壯 - 吳慶瑞助理教授 專訪



吳慶瑞老師於 1984 年進入中山醫學大學任教，當時文心路尚未開通，學校周遭不是現今車輛往來不絕的模樣，而是蜻蜓蝴蝶飛舞、連綿稻香環繞.....

運動場的歷史

一開始運動場是在現今醫院和口腔大樓間的位置，有一座足球場與紅土跑道；另外，在目前多功能運動場的位置，設有排球場、籃球場與網球場各兩座。待文心南路開始建築，足球場和紅土跑道便移至現在學人樓至正心樓的位置；後來學人樓與正心樓陸續興建，又移到大慶運動場。最讓吳慶瑞老師印象深刻的是，原本大慶運動場的位置高低落差較大，恰好當時正在興建醫院，於是將挖地基多餘的土運過去填補，總務處和體育室的職員們便天天過去幫忙填沙土，甚至連草皮也是人人手握一把種子，播種、日日照料呵護，慢慢地種出來的。吳老師說，這是中山醫的人情味。

民國 101 年多功能運動場啟用

民國 101 年多功能運動場啟用，吳老師認為這是非常好的建設。雖然原本此處已有排球場、籃球場與網球場各兩座，但是是露天的，易受天氣影響；而多功能運動場加蓋頂棚，讓學生與老師們在課堂與休閒都能更彈性的運用，不論烈日當頭亦或滂沱大雨，皆能照常活動，予大家一個舒適的環境運動，也讓校園內多了一處空間可以舉辦較大型的活動。



多功能運動場

實際使用、應變與改善

然而實際使用的經驗發現，多功能運動場有漏水和雨天地滑的問題，大慶運動場也有積水的問題。暑假期間，大慶運動場入口處便針對積水問題做了改善措施，而多功能運動場的漏水問題也同樣正在解決。

但徹底解決問題是需要時間的，過程中體育課仍要照常進行，若是遇到豪大雨導致嚴重積水，老師們便會改為進行運動的安全宣導、運動規則講解和體育影片欣賞，彈性的利用課堂時間。

吳老師說，其實學校都有看到這些問題，體育中心和行政主管們也經常開會，檢討運動場有哪些硬體設備需要改善。

消失的 PU 跑道

去過大慶運動場，一定會注意到那邊的跑道很特別——僅有一百公尺直線跑道，其餘皆是草地。若是測體適能，就會在草地上擺設角錐，同時使用 PU 跑道與草皮。吳老師說，這是希望能在有限的空間裡，盡量留下多一點草地，除了讓棒球、壘球和足球有更多場地能運用，也讓校園中增添幾分綠意。意外的是，吳老師告訴我們，其實跑草皮是比較健康的，因為草皮比起 PU 跑道更軟，更不容易造成運動傷害；當然，草種的選擇也很重要，較強韌的葉子比較耐踩踏。

體育風氣

多年教學經驗，吳慶瑞老師認為我們中山醫學大學的體育風氣是很不錯的，學生在上體育課時都很乖巧認真，願意和老師溝通互動；體育課也十分多元，提供學生在校時能多方面接觸各類體育活動。

以高爾夫球為例，在七零年代，高爾夫球算是一種貴族運動，昂貴的費用令這項運動較不普遍，吳老師也是進入中山後才和其他老師一起學習高爾夫球。到了八、九零年代，平均所得提高，大家較能負擔高爾夫球的花費後，體育室的老師們便一起參加講習，取得高爾夫球裁判證、教練證，也開始開設這項運動課程供學生學習。吳老師表示，其實許多學生在進入大學前並沒有接觸過這項運動，因為課堂而喜歡上它，平時課業之餘、甚至畢業後都持續在精進。他說，這便是大學體育真正希望的，讓運

動不只是在課堂上，而是成為一種日常。

傳承

吳慶瑞老師本身專長是足球。他提到，學校的足球隊一直都有在經營與傳承，不論在校生或是校友，成員間的感情都非常緊密。平日各區域的校友便會相約踢球；每年許多畢業多年的校友也會回來和學弟妹們踢球和聚餐，長久以來成為一項充滿感情與凝聚力的傳統。

迎接六十週年校慶

走過三十多個年頭，吳慶瑞老師看著中山醫不停地在成長，從當年的紅土跑道到PU 跑道；從稻香連綿至現在的車水馬龍。今年即將迎來創校六十週年，喜悅之餘，祝福中山醫能長長久久，永續發展，校運昌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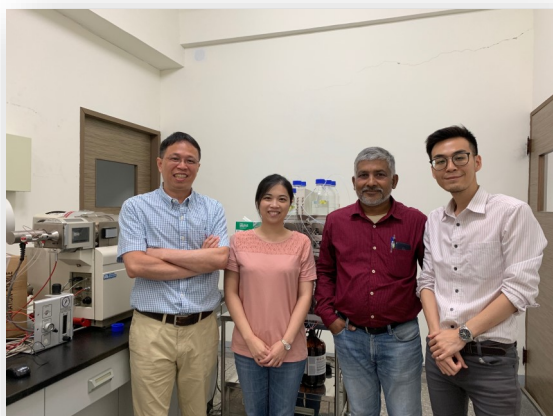
(生醫系 107 級 張毓庭 撰文)



109 年全國醫學盃球類錦標賽授旗儀式@大慶運動場

達人說檳榔

— 趙木榮教授 專訪



對於檳榔，我既熟悉，又十分的陌生。

大人的癮之味

說起第一幕場景，大概是國小同學的爸爸吃檳榔成癮，總是三天兩頭往檳榔攤跑。我們兩個小女孩會在學校運動場玩耍，

在草叢裡找長長的葉子、撿果實，然後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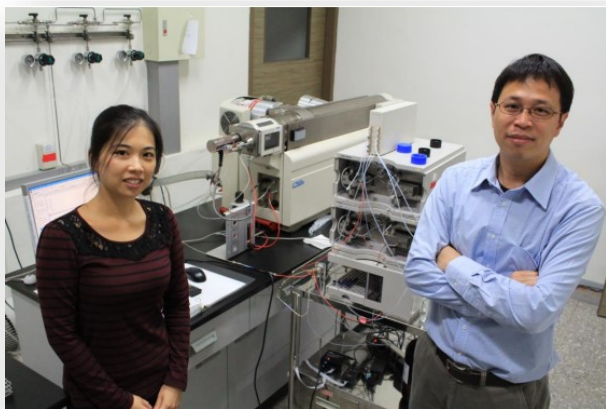
偏要教我，二人裝模作樣地包起假檳榔。如今想來，絕大多數人自幼就對「檳榔」一詞毫不陌生，甚至在如我故鄉般治安不佳的地區，孩子們更是耳濡目染，早早便被原生家庭影響，再傳遞給同儕。在這種地方，天真與無知共存，讓小孩們能把假裝包裹致癌物當作一場遊戲，覺得自己離大人更近了一步。

第二齣戲揭幕，是在中山醫大的專題 meeting 中。專長研究物質成癮的教授，給在場所有人發了一種神奇的東西——來自中國的檳榔蜜餞！想著沒有摻石灰應該還好，大膽的我二話不說就吃了。有種說不出的口感，硬得很，卻涼涼的。結果被手機裡的醫師朋友吐槽：「妳知道光吃檳榔就會提升口腔癌機率嗎？」把我嚇得亂七八糟，馬上跑去廚餘桶吐了出來。至少，我也算是個吃過檳榔（蜜餞）的勇者了。

有過之前種種淵源，加上指導教授總對檳榔滔滔不絕，得知本次採訪的對象曾因檳榔而獲獎後，讓我有種格外親切的感覺。果不其然，趙木榮教授一登場就帶上了筆電，還用心地放了精美的 ppt，當場替我跟其他兩位圖書館員來了一場專業的科學講解。儘管不完全能理解某些專業術語，然而，從趙木榮教授眼裡，我似乎窺見了一抹名為研究的燄火，隱晦卻充滿力量。

研究的趣之味

據趙木榮教授說，他的實驗室是與公衛系胡瓊文教授所組成的。他們夫婦曾同樣攻讀工程學，之所以轉換跑道，是由於一起擔任過國家衛生研究員，因而進入衛生及醫療的領域之中。兩人同為研究菁英，接連拿過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趙木榮教授笑說，他跟妻子吵架的主題大多不是因為孩子，而是繞著研究打轉。偶爾跟妻子在實驗室討論，到後來越來越像鬥嘴，常會讓實驗室的學生不知如何是好。本身職業是研究，跟家人聊天是研究，就連日常也跟研究八九不離十。遇見趙木榮教授，我才懂得何謂把研究淋漓盡致地融入生活。



根據估計，全球尤其在亞洲地區，約有六億人口食用檳榔。中國近來也研發出了蜜餞形式的檳榔，想必會替這個數字再添上濃重一筆。經過趙木榮教授講解，我才曉得原來每個國家食用檳榔的形式都不同。好比有分吃熟的抑或未成熟的；加不加菸草、放不放糖果、乃至直接生吃.....。各種大大小小的包裝，針對不同族群販售，熱賣的程度簡直不亞於台灣的科學麵！

因趙木榮教授的研究在國際頗有名氣，亦有印度國立大學的學者前來中山醫交流。印度學者描述，他的祖國印度是個檳榔大國，由於檳榔是天然植物，多數人們並不覺得它會帶來身體多大的危害。因此，家裡宴客的時候得吃、小孩子嘴饞了也要吃。在他家鄉比較貧困的地帶，甚至有人吃不上正常午飯，只好以檳榔子磨成的粉果腹。人民對檳榔致癌的觀念不足，間接導致了印度高居不下的口腔癌罹患率。正因如此，趙木榮教授用化學實證檳榔致癌的學術成果，如今正是世界檳榔食用國家所必須正視的議題——在檳榔過度氾濫的國度中，許多人默默吃下危險的果實或種子，殊不知自己正邁向死亡。

中山醫的美之味

在研究方面，趙木榮教授認可中山醫相較於其他學校，給了他更充裕的時間和空間；這點是相當重要的。倘若一間學校要求教師快速產出成果，最終得到的是什麼？這時解釋太多餘，興許讀者們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若逼得人很急，他就沒有辦法去追尋真正重要的議題了。」他說。

哪怕實驗室人才不足，許多學生學成技術後紛紛轉往其他學校，教授還大方笑稱自己的實驗室是「台大成大補習班」。然而，給予祝福的同時，他並沒有放棄培養新血的熱情。在這點上，我一個小小的大學生，窺見一位認真的學者願將知識廣為流傳的堅定。

此外，趙教授相當鼓勵和其他領域、乃至於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互動交流，他也曾向美國申請研究經費，在雙方互動的情境下進行跨國際合作，如此互相激勵討論，不只兩邊都能獲得益處，更可以大大地擴展自己的眼界。你認為不重要的點子，或許別的領域的人將之視若珍寶；別人知道你擅長什麼，便可能將自己的研究寄來請你協助；反之亦然。如此這般，不僅僅打通了更多全球學界的人脈，更能透過論文發表，使自身與代表學校的曝光率更上一層樓。接著總有一天，讓世界知道台灣、知道中山醫學大學，以及我們引以為傲的教師。

訪談到了這裡，下一位受訪者已經在外面等待。趙木榮教授收起電腦，宛若從未出現在這間會議室般，灑脫地離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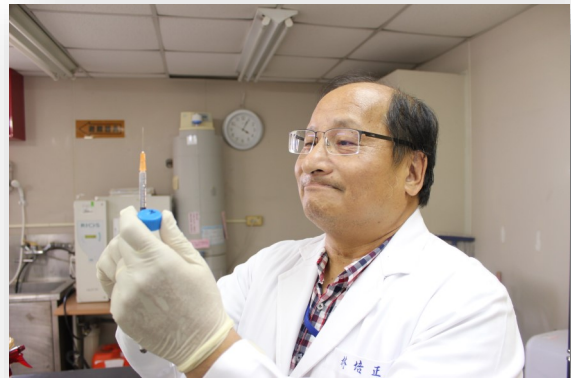
(心理系 106 級 黃思瑜 撰文)

再造睛彩世界：國家生技大獎超級葉黃素複方

— 林培正教授 專訪

民國七十一年，林培正老師來到中山醫學大學就讀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畢業後至國外進修七年；後來因緣際會，回到母校擔任教職，如今是醫技系教授。

民國 106 年超級葉黃素複方產學合作獲得國家生技大獎



民國 106 年，超級葉黃素複方產學合作獲得國家生技大獎，由林培正老師主持此計畫的動物測試實驗。林老師告訴我們，成就皆非一朝一夕，而是多年來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的耕耘，在機會來到眼前時方不會錯失。

以此計畫為例，早在約十年前，林老師便開始著手研究常見眼球疾病與葉黃素，持續有一些實驗發表，也對此領域越發熟悉專精，因此才会有生技公司找上中山醫，希望和林老師一齊完成這項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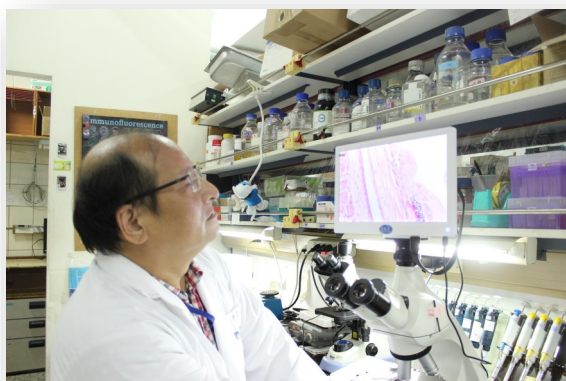
中山醫研發苦茶油配方

在超級葉黃素的案子之前，林培正老師的實驗室已受農委會委託，進行研究苦茶油的計畫。經實驗發現，苦茶油能有效緩解乾眼症，但是不能單純用苦茶油，最好能做複方使用；且其中苦茶種籽的品種和萃取方式也有很大的學問。生技公司找上林老師時，苦茶油研究已告一段落，林老師便向他們說明研究成果，生技公司端也有興趣和林老師一起進行配方的精進與改良，再配合工研院提供的世界專利製程技術和獨特的低溫萃取技術，三方建立互信互助的合作，才有了此計畫的成功。

輝煌背後的困難與瓶頸

僅僅有多年眼睛相關研究經驗累積，仍然是不夠的。林培正老師告訴我們，動物實驗要做到擁有可靠可信的模式非常不容易。

以超級葉黃素計畫為例，林老師的實驗室選擇以小鼠為實驗對象，設計實驗環境、造症、投藥和測試變因，每個步驟都需要經過仔細考量。而且一個模式要夠穩定，開發時間也需要充足，例如光是建立一個乾眼症的模式，林老師的實驗室就花了將近一年多的時間才得到穩定的模式。然而模式建立只算是前期設置，並非計畫支援的一部分，十分考驗老師的堅持和耐心。



多少 input、多少責任

面對越來越多的合作邀約，林培正老師表示，並非所有計劃他都會盲目地接下，畢竟一旦接下，就必須要對其負責，因此必須謹慎衡量。

林老師也說，除了長期在自己專業領域中努力耕耘，更重要的是要預想未來趨勢。

擁有前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提早做好準備，才能在機會來臨時及時把握。

跳脫框架的限制

談及中山醫的學生，在老師眼中，我們學校的學生素質非常好，但是自信心稍嫌不足，有時候會被外界給予的框架限制。其實每個人都有無窮的可能性，若因為來自他人或自己的定位而受限，等於將自己圈禁於囹圄，豈非可惜。每個人人生的高峰不同，風景也不同，林老師覺得，「要走的那天即是風景最美的高峰」，算是一種圓滿，因此不必去羨慕他人。林老師也表示，沒有什麼可以限制一個年輕人，只要心中有所抱負，那便努力朝著自己期望的目標邁開步伐，不要顧慮太多，有時候「笨」一些，持續往夢想前進，自然有一天會水到渠成。

精進自我

林培正老師認為，中山醫的養分是非常足夠的，老師們都富有教學熱忱且身懷寶藏，就待學生能主動挖掘。當然硬體設備尚有不足，但是學校一直都有聽到教職員和學生的心聲，持續在改進。老師也以親身經歷鼓勵學生多方探索，當年他是醫技系畢業，後來陸續至澳洲和英國留學，博士論文正好與眼球相關，就因此有了和視光學系的一段緣分。

人無完人，不需要也不可能所有方面專精，但是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在自身有興趣的領域中取得立足點，然後以開闊的心胸去發掘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在現今的時代，擁有和各領域人才合作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想要完成事情，主要依靠合作

而不是競爭。各行各業都有專家，認準一條道路，用自己的步調走得夠久，堅持下去，成就自然會來臨。

迎接六十週年校慶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從求學階段，到現在擔任教職，林培正老師一路伴著中山醫一起成長，笑稱自己是個「老中山」，除了中間有七年至國外進修，人生許多精彩的篇章皆有中山醫。六十週年校慶在即，期許中山醫能一步一步建立專屬的「Pride」，亦祝福中山醫未來會越來越好。

(生醫系 107 級 張毓庭 撰文)

溫馨醫甲子 | 人物專訪特輯

創辦人 周汝川

董事長 周明仁

榮譽董事長 周明智

發行人 黃建寧

總編輯 曹昌堯

執行編輯 王祖興

編輯 圖書資訊處

發行所 財團法人中山醫學大學董事會

中山醫學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地址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網址 <https://www.csmu.edu.tw>

電話 04-24730022-11030 (學校)

04-24739595-56211 (附設醫院)

發行日期 2020年11月



中山醫學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